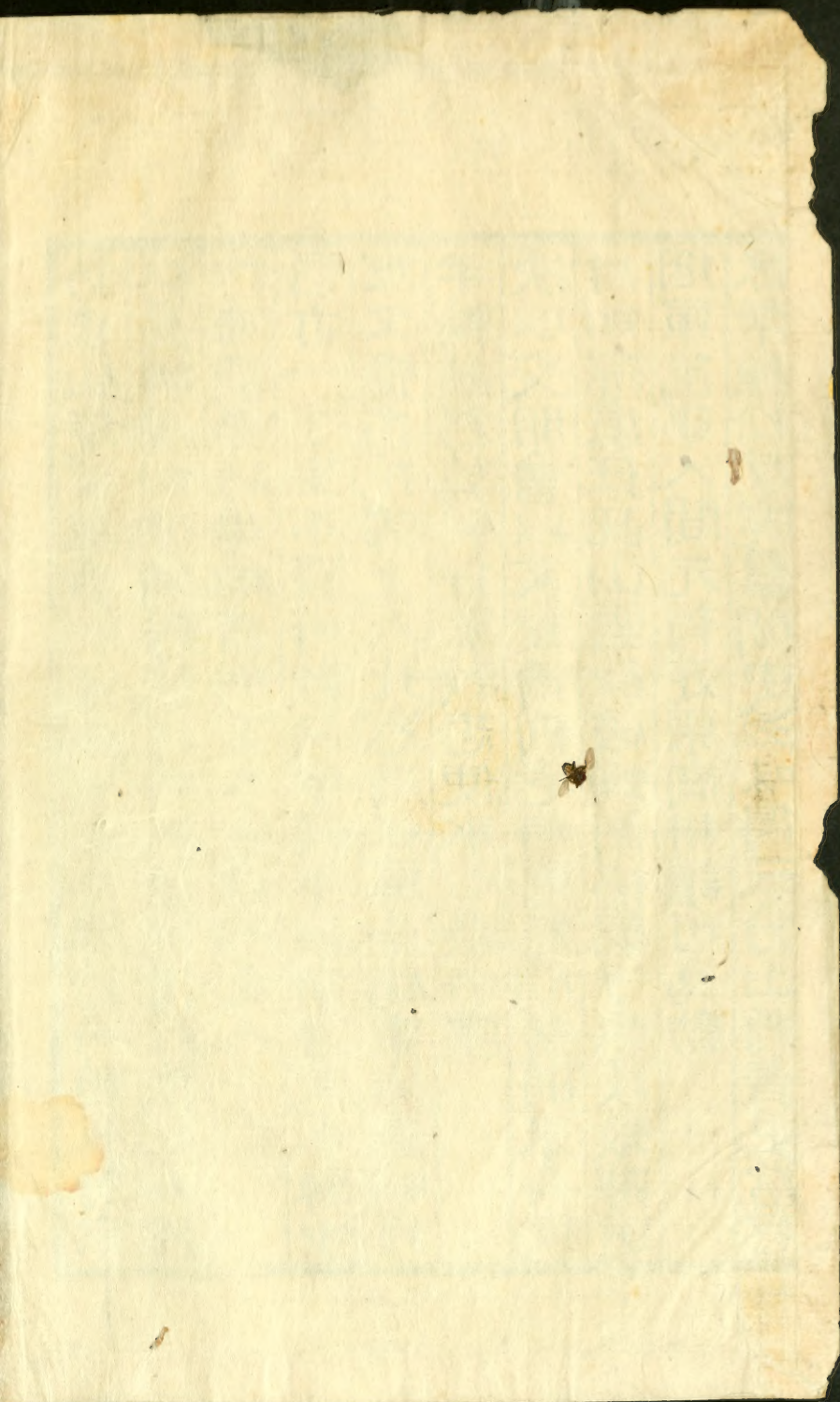
5563.8
4013
v.2

柏峯集 坤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栢峯集卷之二目錄

卷二

疏

辭掌令兼請寢臺臣申益彬削版除案之命疏 丁亥十一月日

附縣道乞免疏 戊子七月日

承馹召在道乞免兼陳釐正祀典疏 己丑六月日

辭正言兼劾順天府使具采五務安縣監林鵬翰疏 癸巳十月日

乞免本職兼請正選舉用情之弊疏 十六日

東237967

序

記

論

義

說

祭文

栢峯集卷之二

疏

辭掌令兼請寢臺臣申益彬削版除案之命疏 丁亥十一月日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 主上殿下伏以臣以遐鄉孱蟄之蹤有事先壠來近畿輔得伏聞以臣爲司憲府掌令除旨之降已至多日臣感激惶懼罔知攸措揆以分義不敢遽還鄉廬昨纔來伏城闉而念臣知識魯莽言議巽軟雖在冗司漫局尚多僨誤之憂至於清朝

言責之任尤非一分近似於臣身者況伏聞近日以來以耳目之聾瞽屢發中朝之歎 聖意藹然至有期責耳目之意則臣受任此際其何以稱塞萬一以示我 殿下虛佇之盛意也哉臣之難進之義於是益著雖被慢命之誅凌不可冒沒承膺矣且臣以苦塊餘喘菫存軀殼形瘠神耗世念都灰而曾在南邑重傷水土咳嗽痰癖之症轉成難醫每當寒節如期輒發今於路中添得輪行毒感痛情尤苦氣息喘喘委伏旅舍食飲全廢以此病狀萬無供仕之道揆以公格旣有難冒之義念以私情又有必遞之端玆敢隨牌詣闕略控短章伏乞天地父母特許鐫改以安

私分以重官方不勝幸甚臣於乞免之章不宜贅及他說
而事在目下有難終默冒死尾陳伏願 聖明俯賜裁察
焉日前臺臣申益彬之疏論數件事亶出於眷眷憂愛之
忱則其在容直納諫之道固當采擇而嘉奬之乃反責之
以氣銳加之以威罰臣竊以爲過矣申益彬削版除案之
命特爲還寢以爲激礪朝紳開廣言路之地臣無任屛營
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附縣道乞免疏 戊子七月日

伏以天休滋至寶筭彌隆邦慶無前縟儀載擧臣民慶忭
曷有其極臣於病伏鄉廬之中忽伏承栢府除命繼以馹

召遠辱榮生蓬蓽瞻聆動色如臣無狀何以獲此驚惶感激罔當踧踖趦趄承之不暇而第伏念臣素患伏暑之症當此亢炎益肆危毒食飮全廢氣息奄縷委頓床席忱誠莫遂於崇呼之班沉淹時月罪戾尤重於逋慢之科怵分畏義莫覺措躬之無所扶曳病軀寸寸前進日昨來抵于振威地而所苦諸症越添於冒炎跋涉之餘頭疼膏痞肺虛胃敗重以添病登溷無筭眞元漸脫神精昏渀以此病情萬無強疾遵程之望玆因縣道略暴危懇臣罪至此萬殞難贖伏乞 聖慈俯垂諒察亟賜威罰以安私分以昭法綱千萬幸甚

承馹召在道乞免兼陳釐正祀典疏 己丑六月日

伏以臣空踈淺劣最居人下而幸遭 聖世累叨言地涓涘莫報居常愧懼矣郎者新除職名忽下於病伏鄉廬之中繼以馹召遠辱諭臣以斯速上來榮生蓬蓽瞻聆動色如臣無狀何以獲此驚惶感激固當躅蹶趍承之不暇而仍伏念臣素患泄痢之症當寒添劇委頓床席食飲全廢以此病狀萬無趲進之勢而恩諭之下不敢言私扶曳病軀寸寸前進日昨來抵于陽城地而所若諸症越添於冒寒跋涉之餘寒熱互作肢體疼痛神昏氣短薾然欲盡倘或不顧病勢强力登程則實有生行死歸之慮故玆因縣

道略晷危悃臣罪至此萬殞難續伏乞 聖慈俯垂諒察亟賜重勘以爲人臣慢命者之戒焉臣於乞免之章不宜贅及他說而第有區區所懷敢此叨瀆伏願 聖明試垂察焉有國所重在於祀典我 聖上誕膺景祿必篤誠敬凡於享祀之節儀文感傷卓越千古至矣盡矣至於八路校祀所用幣脯曾有釐正之議而尚今因循者大爲 聖世之欠典夫苧用白尚其潔也脯用中取其正也先王朝養神尊聖之制猗歟盛哉旣有成憲則廟祀校院宜無異同而內而太學一道成憲外而各邑則不然所用苧幣每因土產之不齊隨處苟充或代以綿木或代以麻布麁細

長短各自不同至於享脯亦由宰手之不備猝辦條脯常患其駁雜或致其腐傷厚薄尺度全不成樣春秋奠幣之時每有儀不及之患左右籩豆之際實多割不正之歎事體苟簡殊欠敬謹此豈爲　聖朝精禮之本意也哉故大司成臣洪錫輔筵稟定奪改爲京貿而作行旋撤故禮判臣李鼎輔復以法意之顚倒士論之嗟惜陳達前席而蒙嘉納將成節目之際適値朝家之有事尚不得舉行此乃前日既釐之事已成之目也外方幣苧與享脯當自太學分送泮隷於各道都護官精備取用而一遵京司所供規禮則幣無不齊之患脯無不潔之歎而其於享祀名合典

禮而其在經費亦無所損且今春大僚以重祀之意請改各邑祭器祭服旣蒙允許矣器與服之渝弊已許改新而幣與脯之欠潔尚靳釐改臣竊爲未安也及今祀典修擧之日此事爲當今第一急務而朝廷之上無一人言之者臣不勝慨然每欲一陳於紸纊之下者久矣逮在鄕曲含意耿耿今幸適當言責是臣進言之秋敢此附陳於䟽末以備 聖上之裁擇伏乞 聖明俯念享祀之至重斷自宸衷亟令各邑就較校院幣與脯一依太學進排所用例釐正節目永久遵行千萬幸甚

辭正言兼劾順天府使具采五務安縣監林鵬翰䟽

癸巳十月一日

伏以寶筭彌隆王候康復聖慕益切於前休縟儀將擧於舊宮臣民慶忭之忱曷有其極仍伏念臣才識魯莽言議巽劣本不合於清朝耳目之任而猥蒙恩私濫通臺啣累叨言責一無俾益心常愧悚若殞淵谷今此薇垣新命實出格外臣何敢冒沒承膺而祇緣分義惶悚章皇出肅一次登筵獲瞻煇光區區愛慕之誠自出於秉彝之天非不欲逐日詣臺以進芻蕘之說而臣素抱痰嗽之症便成癃痼近又添輪行感氣咳喘大發氣息澟綴私室之間汗漫說話亦不能酬應其何望筵席奏對乎況今動駕有日而

陪扈無路尤不勝惶感之至邦慶無前賀禮將行凡在跛躄之類莫不鼓舞之辰冒入文字自速罪戾極知猥越而左右思量以此病狀萬無隨行之勢茲敢疾聲呼籲於天地父母之下伏乞 聖慈特垂矜憐亟賜鐫削臣職名仍治臣瀆擾之罪以肅朝綱俾安私分不勝萬幸臣於乞免之章不宜贅及他說而以目下數事尾陳伏願 聖明垂察焉臣嘗聞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之視聽雖曰冥冥而只自於吾民之視聽矣守令之不得其人而民怨朋興則亦足以上干天心而爲災異之應矣外方治績之臧否未得詳聞而以尤甚最著者言之順天府使

具采五莅任二載無一售於春間稅穀之裝載也以一千
九百石米濫載於一船卽其境內旋爲臭破略干拯出分
給民間以還米那移改色苟充其數晩時上納還米則勢
將徵捧於民間當此歉歲惟正之貢應納之還亦難辦出
於貧民況白地再徵乎怨聲載路傳說狼藉如此之人不
可置之於字牧之任臣以爲罷職可也務安縣監林鵬翰
須因臺論有拿處嚴問之下敎而臣於昨冬行過該邑有
的知所聞故敢此仰達矣林鵬翰去年八月到任而其邑
有積年陳腐還米七百石稱以改色分給民間一石之出
不過五六斗以五六斗米分給於八月而以十五斗倍徵

數月之後豈無貧民之呼寃乎設令前官不能用舊畜新留任陳穀不可不變通則待明春窮乏之時從民願分給尚未晩也而何必到任屬耳急急勤分於秋穀已登之日以招民怨哉推此一事他皆可知臣謂鵬翰先罷後拿可也營將之任專在禁盜而洪州營將李彥邦不能明察治盜之際或有玉石具焚之歎且以本道之人其家不遠於該營渠之一宗親舊推奴徵債挺身擔當多發將校橫行閭里一境嗷嗷所聞駭然不可不論彥邦特施譴罷之典宜矣當今第一憂慮者莫過於言路之閉塞而其所以言論閉塞者莫非羣下之罪也我 殿下以周文不諫亦入

之姿懋殷湯從諫弗咈之德蕩滌舊紙欲聞新啓之言耳
目喑啞每發中朝之歎容直之意求言之誠藹菀於絲綸
之間今日之出入臺地者孰不欲出言論一事以效報塞
之忱而目今世界以無事爲先務一請問備則顯示慍怒
官師相規則視若仇讐至於蹤跡之岨峿者言行之未著
者除旨纔下浮言胥動非情之責求全之毀比比有之當
之者亦瞻前顧後畏首畏尾終至於含墨者勢所然也如
欲言路之洞開則當申飭銓曹另擇臺望使地望俱備之
人強圉不屈之士布列臺端則嘉言善謨可得日進於前
民憂國計日聞於上都俞吁咈之治復見於今世矣此亦

消灾之一端也洛陽東村昔在全盛之時素稱繁華之地而近年以來蕭條漸甚盖緣朝市稍遠生利鮮小民不樂屋次第散去或有毁撤家舍作爲田圃互相買賣以賭一年之利雖或有願爲作舍者垈主不無阻擋舊日樓臺之地半入蔬菜之塲殆非所以賁飾太平之氣像也十餘年前大駕之歷臨於義宮也特軫宮底閭閻之稀疎至有設廛𡋯生之盛舉而行之數年旋爲停廢若此不已東村一壑將未免空虛誠爲可悶伏望申飭該部釆用可居之處嚴禁起耕勸入人家以期比屋至於依賴保護之道令廟堂從長變通斷不可已也

乞免本職兼請正選舉用情之弊疏 十六日

伏以臣之病情略陳於頃日祈免之章想或 聖朝之俯燭而原來臣痰咳之情乃數十年貞疾也每當寒節如期必作重歇無常開春稍愈近日冷氣雖不甚緊而猝添輪行感氣危篤之狀比前十倍若似無故養閒之人則實無頃刻蠢動之勞矣臣年前草土之後旣失怙恃而所以怙之恃之者惟我 殿下而已至於筋力奔走之事雖十顚九仆盡瘁後已者是臣區區之願而若夫言責之任則天威咫尺之下敢論是非之說責對之際咳喘大發則有不可以嚴畏敬謹而禁其聲其爲褻慢實有關於臣分此臣

所以彷徨踧踖不敢爲進身之計也向叨監試之命義同
往役不敢言私逐日往來觸冒風寒種種危劇不一而足
昨日詣闕脩門已閉不得反面退伏旅舍終宵叫苦以此
病狀萬無復命之路玆敢不避猥越略陳肝膈之言伏乞
聖明俯垂諒察亟賜鐫遞仍治臣逋慢之罪以肅朝綱
以安私分不勝幸甚臣方乞免不宜拖及他說而事在目
下略此附陳向者諫長以科弊有所陳啓而臣又有愚見
焉試事之不嚴莫若近日科榜一出辭說紛然雖未必盡
如浮囂之言而爲考官者苟能恢其公道爲士子者亦能
恥其躁競則豈有是囂囂之言哉今此慶科既有所重昨

下傳敎又復嚴飭臣無容更事煩陳而第謬習已痼私意
橫流捧劵之際不無弄奸之端分軸之時每多用情之患
事之寒心莫此爲甚臣以謂另擇考官嚴加申飭俾無如
前雜亂之弊可也目今人心陷溺之時子弟多暴之歲禁
盜一節不可不申飭也近者新門外士夫家有四五賊漢
乘夜突入拔劒恐喝㤼奪家藏無異强盜都城咫尺有此
竊發之患而久聽多日終無譏捕之擧捕廳設置之意果
安在哉臣以爲當該大將特施譴罷之典斷不可已也

論劾持平申致權疏 二十日

伏以臣之再度控章引病祈免盖出於疾痛呼父母之義

而及承批旨每以勿辭察職爲敎此實臣誠意未孚之致其爲愧恧倘如何哉分義惶悚雖不敢更爲乞解而顧臣病情日漸危篤詰臺無路職名虛縻尤不勝惶感之至玆於召牌之下實無進身之勢敢陳自訟之章兼附目下之言以效一日之責伏願 聖明垂察焉凡臺閣之論人長短得失者務歸公平然後可以厭服人心而向日申致權之論罷前吏判也至有歷數諸人用意排擠之擧臣以是不勝訝惑也伊時銓官不善周旋去就之際政注之間不無礙眼處人言之來無足怪矣而至於 聖母之至親先正之後孫旣有錄用承傳則一命之官實出公議夫孰曰

不可而乃於指名奏對之時必以此兩家之人謂其銓家族之族混同歸之於循私之科苟有一分公心豈忍爲此等十手所指之事耶雖緣急於陷人有此駭擧而敢於莫重筵席語不擇發如此臺禮前所未聞其在官師相規之道不可不論臣謂前持平申致權亟施譴削之典勿復檢擬於臺望斷不可已也

請勉進 聖學兼劾吉州牧使李邦鵬疏 甲午正月 日

伏以歲籥維新王候彌康元日祇謁 聖懷克伸羣情胥悅曷有其極仍伏念臣才識魯莽言議巽劣本不合於清

朝耳目之任而向叨諫職黽勉行公一次登筵三度陳章莫非罪戾之自速而奔走之餘宿病添苦賓對有命不得承膺至有憲長請削之擧至今追思惶愧無地臣於伊時病情危劇之狀實是輿儓之所共知而必爲歸之於無故違牌之科聲罪狼藉此乃臣平日言行不能見孚於同朝之致自顧醜然只事縮伏今此除旨實出望外去就一節初無可論而適當歲除之日分義惶悚章皇出肅至登筵席而仍因蹲冒有關廉隅玆敢略入文字仰暴微懇伏乞聖慈亟賜鐫改之恩以重公器俾安私分千萬幸甚臣於乞免之章不宜贅他而區區憂愛之忱出於秉彝之天玆

將陳芻蕘之說敢效新年之祝伏願 聖明垂察焉臣謹
按國語衛之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
至于師長士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
交戒我遂作抑戒之什而以自警又著賓筵之篇而悔過
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者可知矣唯我 殿下
膺唐堯倦勤之壽懋夏禹惜陰之德 殿下之壽姑未及
於武公而 殿下之德實無讓於武公曾以淇澳綠竹命
題於策士之日臣深仰 殿下愛慕武公之盛念也臣請
以其詩之意爲 殿下誦之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

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伏願　殿下念玆在玆趂今歲色之更新克圖　聖德之日新典學之方非不至矣而益加切磋之功自修之道非不盡矣而益勉磨琢之功窮敬之存乎中而無怠恂慄之度光輝之發乎外而克慎威儀之節則自底於德之盛善之至而民將心悅誠服不敢須臾忘于懷矣豈不休哉臣伏見漢史文帝有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自樂而哀我鰥寡孤獨阽於危亡其議所以賑貸之此實逵謀之美事也我　殿下勤勞於厦氈之上惻怛於絲綸之間五十年如一日者只爲民事而適値三南之告飢方切

九重之殷憂廟堂講究之策想必得矣外邑賑濟之道想必備矣而當此三陽開泰萬品向榮之辰寄崖之愁歎尤不可不念也生靈殿屎尤不可不恤也伏願 聖上深推視傷之恩亟下勉飭之諭使方伯守令盡心設賑俾無一民捐瘠之患是臣區區之望也且臣伏念近歲以來芻牧之實惠未究黎元之困瘁益甚此專由於守令之不得其人矣政注差遣惟以計仕循次爲務至於簡拔茂才擢授劇邑如漢書獎廉吏用良牧之規則絕無聞焉是我 聖上眷眷憂民愼擇守令之敎終無實效也臣謂使備局諸堂每於歲首各薦才堪爲牧者一人而大臣就其中更加

抄擇啓下銓曹不拘常格以備調用如甲申前例則其於儲望需才爲官擇人之政必有其效此非創出新格實是修明舊典也前後臺臣或有以此陳情者而徒歸文具未見實效亦願　聖明留心採施焉嗚呼百里之任固當另擇至於邊上重地尤宜審愼而吉州牧使李邦鵬三載居官一事貪淫搜括峽氓以充漁户之役而山民蹙首憑藉方物以豐肥己之資海鎭蹙額寵妓干預於獄訟而貨賂公行猾吏橫行於閭里而徵斂無厭其他政令之狂悖刑杖之濫酷罔有其極傳說喧藉所聞駭然如此之人不可以迎送之多弊而有所容貸臣謂吉州牧使李邦鵬亟施

削版之典斷不可已也臣無任云云

請文蔭武三窠均宰郡邑疏 七月八日

伏以天休滋至稱慶之舊甲重回 聖慕克伸呼嵩之餘縟儀載舉臣民歡忭大小唯均仍伏念臣愚魯無似最居人下耳目之重任自知不稱而有懷無隱只服古人之訓而已有除必膺只效臣子之分而已其何能出一言論一事以補清明之治哉蓋緣感激洪造蹻蹶爲恭在職一日則盡一日之責在職二日則盡二日之責是臣區區之願而向叨見職諧臺之際得聞宗班兩人互相陳章見阻於喉院傳笑於輿臺凌不可置道之度外故果以目下所見有

所論啓矣及承 聖敎誨責截嚴至有受囑見欺之敎臣至今追思萬萬惶悚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以臺臣犯受囑之科以人臣負欺君之罪則何可一刻容恕於覆載之間歟今此除旨實出夢想之外而以臣情勢萬無承膺之望且臣素抱痰咳之症越添於職事奔走之餘食飮全廢氣息懍綴時月之內實無起動之勢茲敢略具文字冒死仰籲伏乞 聖明俯賜鑑諒亟削臣職名仍治臣前日妄言之失以肅朝綱以安微分千萬幸甚臣於乞免待勘之章不宜贅他而臣伏見近日傳敎則求言之誠藹然於絲綸之間至有代撰應旨之諭今日之以臺爲職者孰

不感動以思報效之道玆敢陳狂瞽之見悉暴憂愛之忱伏願 聖明垂察焉伏惟我 殿下體唐堯欽明之德膺唐堯耄期之壽甲辰卽位旣同於前後康衢聽謠無間於今古則左海天地卽唐堯之天地也青丘日月卽唐堯之日月也況以大堯之聖猶有病博之歎而 殿下之恵澤旁流初無一夫之不獲以大堯之德猶有倦勤之憂而 殿下之夙宵靡懈克致萬機之畢擧雖謂之賢於堯實非諂諛之言而竊以臣漆室之忱不無誘惑於心者請爲 殿下條陳之欽若四時堯之所以則天而寒暑之失節水旱之示警未有甚於邇年平章百姓堯之所以化人而誤

俗之澆漓士習之躁競未有甚於近日利用厚生大堯安民之政而目今蔀屋之下黃口充丁之怨白骨徵布之弊可見困瘁之益甚矣投珠抵璧大堯崇儉之德而目今閭巷之間苧羅優身之具雕峻潤屋之飾可見奢侈之成風矣廟堂之謨猷空疎而臯夔稷契之輔難復見矣臺閣之喑啞成習而都兪吁咈之盛難復聞矣推此數事而言之

殿下之德與壽并美於唐堯而　殿下之治猶不及於唐堯者何哉臣竊謂大堯所以做寬蕩熙皥之治者不過出於精一執中之心法也臣愚死罪恐未知我　殿下一心上操舍之功或未臻於精一執中之域而然耶伏願

聖明捨五十治平之運追九十箴儆之意先正一心之微俾作萬化之原凡於政令施捨之間動靜威儀之節必思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道則天心悅豫而災異消滅矣民俗昭明而淳風挽回矣字恵困窮而囿萬民於春臺之中矣禁抑浮華而躋一世於撲素之域矣知人善任才不給於異代而臯夔稷契之輩登于朝矣翕受敷施言必進於王前而都兪吁咈之美書于史矣以至于百工允釐庶績咸熙將不讓於唐堯之世庶可見德業之愈光而治化之益隆矣豈不休哉且臣以目下數事有所憂歎者敢此尾陳焉伏念我國家用人之路文蔭武三岐而已文而貢黼

敷之猷武而作干城之具隂而責字牧之任其制度之宏遠規模之纖密猗歟盛哉是宜千萬年傳之無弊而臣竊怪夫古之官方內重而外輕今之官方外重而內輕滔滔一世爭慕百里之榮者其故何也是豈今人不及古人而然耶盖由於事勢之不期然而然耳夫今世之科榜拔身者誰無致澤君民之心而其間亦不無口腹之計門戶之策矣近年以來科目歲增人才薪積或調郎十年而終未得斗邑或進身三司而終未得薄縣經幄論思之臣不免桂玉之愁臺地出入之人率多凍餒之憂至於廉吏有乞飯而供仕者銓郎有徒步而就直者瞻聆所及足可見世

道之寒心而若夫遐鄉疎逖之蹤扡紅牌老死牖下者不知何限安得無奔競之成風寃鬱之干和也哉前後臺臣之以此陳達者多矣或事下備局而竟作休紙或特賜嘉納而復同文具終未得其疎通之道臣竊慨然也臣伏見殿下每於大政親臨之時必引漢帝應列宿宰百里之言申申下敎而文官之以郎署宰者十餘年内絶無而僅有夫以郎爲官初無文蔭武之别則應列宿宰百里獨可責之於武蔭而不及於文臣歟 殿下愛恤元元一心憂勤者只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目今近千文官許多濟倒之中亦不無黃龔杜召之才則在旁招俊乂之道不可

偏用武蔭矣嗚呼我東州縣三百有六十而其中文武交遞者三十餘窠以武臣差出者八十餘窠其餘一百九十餘窠皆以蔭官而差出者也銓官注擬之際一從啟格移易不得故文臣差出處武備有疎虞之弊武臣差出處則文治有闕略之患殆非所以弛張幷用之道而至於蔭官亦未必人皆循良則何可永作南行之窠而不思所以推移之方乎且夫六鎭諸邑自有文武交遞之法而挽近以來一任武弁諉俗貿貿未沾 聖化之彬鬱我 殿下於變時雍之治獨不可行之於外地歟以濟州願見文字觀之亦可想六鎭之民願見文治矣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哉 朝殿最之規三載之間實經五考則亦可黜幽而陟明矣爲吏之法手熟則心怠事疎則弊生六年之窠不可不釐正矣夫義州東萊旣關於事大交隣則不可不以文臣鎭撫者也至於防禦使實有閫帥之堦梯中間變通設置法意攸在而近年以來人多窠窄爭競莫甚適足爲武臣稱寃之資而亦一當今之弊端也苟有制閫之才則何必拘於防禦之履歷哉防禦使六窠不關於有無矣臣謂東萊義州外其他牧府郡縣並作三年窠以文武蔭輪回差遣永爲不易之典則行之數年各得其職無淹屈沉滯之歎矣此乃朝政之大要振國事之大變通如

臣螻蟻之賤妄陳芻蕘之論極知僭越無所逃罪而係是當今之第一先務故敢此申告伏願 殿下勿以人微而廢其言也且伏見近日諫長以都事弊端有所陳達而臣又有愚見焉夫都事者藩臣之幕賓外方之兼臺其所分職責任不輕而十數年內便作冗官可勝惜哉當初磨鍊捧祿足可爲支供之需而或會簿於本官或照管於上營以爲自家之囊橐而稱以迎送有弊初無夫馬之來待間或有因公赴任者而監司守令看作不速之客纔留數日顯示厭薄之色坐席未暖罷狀旋至其何能久於位所以佐觀風之政哉無勢之人積年勤仕僅得郎署而一經是

官殆同禁錮此亦感傷和氣之一端也伏願 聖上申飭銓曹以文望俱備之人各別擇差依各道虞候例使之受其常廩準其瓜限以為內擬之堦梯則可無如前之弊而是亦為官擇人之道也臣無任云云

請禁奢侈因劾黃海兵使李國賢疏 七月十七日

伏以臣之除拜見職已多日矣陳懇承批之後即當出謝恩命而第臣所患諸症一向危劇咳嗽之甚而言語不通喘促之急而精神閒迷以此病狀萬無詣臺之路鎭日縮伏自速罪戾惶悚之忱曷有其極別無難安之端可言則言可默則默昵近耿光榮既極矣謄傳故紙責亦塞矣苟

有一分可強之勢何必逡巡於去就之際哉負疾既添蠢
動無期職名虛帶逋慢莫甚臣分虧矣情勢窮矣玆敢疾
聲呼籲於仁覆之天伏乞 聖慈俯垂矜憐亟賜鐫削之
恩以肅朝綱俾安私分千萬幸甚臣於乞免之章不宜贅
他而顧臣處義其身既不能進並與其言而不進則恐負
平日報效之誠矣敢陳目下數事以暴憂愛之忱伏願
聖明垂察焉臣待罪鴻臚陪扈銅闈殆近四五朔矣我
邸下英睿之姿儼然成德周旋之節秩然中矩臣有時瞻
仰恒切愛慕之忱方今睿學有日就之功高明有月將之
效此正夏禹惜寸陰之時也書筵不可一日而停掇也講

官不可一日而曠闕也簡拔文雅有識之士延訪德望俱備之人彬彬登筵濟濟侍坐講習而討論之啓沃而薰陶之前後左右罔非正人動靜云爲罔非正道則睿德之成就可期於堯舜矣伏願 殿下申飭銓曹春坊多員各別擇差隨其有闕而爲塡代以爲輔導涵養之方誠當今第一先務也且伏念今日之民窮財竭實由於奢侈成風若不及時而堤防則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矣人家子弟婚時禮弊一自禁紋緞以後非毛緞廣織則謂之品劣而不用視諸紋緞反爲極奢至於髢髻尤爲務勝一髢所需殆近五六百金之多一人行之千人效之京華唱之鄕谷應

之或有職此而家舍斥賣者或有坐此而嫁娶愆期者瞻聆所及極爲可駭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猶惜露臺百金之費而況私家首飾空費五六百金而不知惜焉豈有如許道理哉柳公綽之纈絹木奩鮑宣之短布鹿車留作後人楷範若使世人之爲家長者苟有柳公綽鮑宣之所見則獨不愧於人乎禮而無節則亂財而無節則窮故宋臣司馬光有言曰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誠格語也我 殿下躬儉之德導率之方可以風動四方而俗尚之乖謫月異而歲不同識者之憂歎曷有其已惟此禮幣髢髻不可不爲先變通臣謂從今以後嚴立科條

雖公宰家婚幣首髢之費從略定式或有如前濫奢之弊則各其家長隨現論罪斷不可已也武臣之貪驕無忌近來尤甚誠非細慮黃海兵使李國賢曾在統營多行不法至有交承之人以捕將望當拔之意大言於備局稠坐之中此可謂一世之公案矣及莅西閫不悛舊習恣意侵虐刑杖之濫椎剝之酷無非招怨之政一營嗷嗷傳說狼藉如此之人不可置之於制閫之任臣謂黃海兵使李國賢特施譴罷之典宜矣臣無任云云

請汰引儀趙榮約並乞譴罷其時檢擬銓官疏 甲午

十一月二十二日

伏以臣情病俱苦初無可論於臺閣去就而適值試牌冒
膺恩命蓋出於義重往役不敢言私而因仍蹲冒斷無是
理玆敢略入文字敢暴微懇伏願 聖明垂察焉臣於秋
間見叨是職以經旬不謝恩致有淑問之擧至今追思悚
惶無地臣於伊時實病沉重詣臺無路旬日之內再度祈
免尾附數條至蒙開納則揆以事理與無故逡巡似有差
間而臺臣之發啓喉院之現告適在於臣出肅之日臣且
惶且惑莫知其故而自顧處義實爲難安之端且臣素患
咳嗽已成貞疾當此寒節如期復發諸般危症逐日增加
以此病狀萬無供仕之望玆敢疾聲呼籲於仁覆之下伏

乞 聖明俯垂矜憐亟削臣職名仍治臣瀆撓之罪以肅
朝綱俾安私分千萬幸甚臣於乞免之章不宜贅及他說
而竊有區區愚見敢此尾陳焉夫國家用人之道雖微官
末職固當另擇而引儀趙榮約賦性狂妄言辭悖戾見棄
於儕流而一自甄拔之後使氣逞惡無所顧忌如此之人
不可置之於衣冠之列臣謂趙榮約特施刋汰之典其時
檢擬銓官亦宜爲譴罷斷不可已也臣無任云云

請嚴堤坊杜後弊疏

伏以皇穹不吊賓馭莫攀考妣如喪臣民均慟居諸遄邁
因山奄過伏惟孝思益復罔極仍伏念臣自來情勢實無

束帶抗顏之望而掌憲除旨忽下於縮伏訟愆之中臣且惶且感罔知攸措怵畏義分章皇出肅而因仍蹲冒斷無是理玆敢略入文字粗暴情私伏願　聖明垂察焉臣於年前獲叨是職妄論引儀趙榮約而以不成言議臺啓峻發至被削版之典臣到今追思愧忸罙切且有惊地之危苦者夫榮約泰億之從孫厚賦之私人也元來攀枳之蹤遽爾吹噓拂拭復置衣冠之列雖是微官實關公議臣之一疏蓋出於此而遣辭之際只言其賦性之狂悖行事之縱恣別無拖及他說矣伊日入侍承旨乃於奏對之際敢售護黨之惡習強援復官之逆相隱然有搆揑臣身之意

其心術之不正惡體之無嚴莫此爲甚設令臣疏顯有擠
斥廢族之意思職在惟允者何敢以言外之旨肆然陳達
以爲傾軋之計哉當是時也厚賦嚬笑之間殺活立判而
如臣愚騃妄率甘自得罪彼所以承順厚賦之風旨而直
欲驅臣於罔測之地也幸賴 聖明之俯燭菫免鈇鉞之
嚴誅而聽聞所及不覺骨寒而心顫也何幸乾道孔昭義
理不泯巨魁旣勘當律餘黨想或小戢至於當該承旨嘗
護凶孽之罪不可不查現重繩以爲嚴堤防杜後弊之端
而恐有反詈之嫌敢效自引之義伏願 聖上俯賜鑑諒
亟削臣職名仍降威罰以快人心俾安私分千萬幸甚臣

於乞免之章略附沐浴之義噫噫痛矣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豈有如今日之式繁其徒指不勝屈哉莽操懿溫貫千億所無之惡而今般諸賊之惡有浮於莽操懿溫著輝鏡夢亘古今莫大之逆而今番羣凶之逆殆甚於著輝鏡夢天何故生此許多妖孽以亂我　聖朝清明之治哉太陽光臨魑魅莫逃乾斷廓揮霜雪無私前後鞫案端緒畢露大小諸逆次第伏法至有上告下布之舉輿情憤菀從此小洩宗社之慶幸庶幾無疆而第伏念天地之大不能無憾日月之明猶未盡燭逆謙之母偃處地上賊尚之子假息宇內已是失刑之大者若夫養厚兼濟之爪牙於厚

賊泰淵章吾之羽翼於厚賊者亦且一向寬貸未加顯戮是豈羣下之所以仰望於　殿下者哉伏願　殿下亟加三思凡係逆黨之尙在漏勘者一幷施其當律一以雪神人之憤一以爲國家奠安之謨焉且伏念我　殿下新服丕基遹追先志雖在哀疚摮擗之中而克懋彰癉黜陟之政剪除逆黨肅淸朝著環東土數千里愚夫愚婦孰不翹首跂足想望至治也哉是以芻蕘之說無不採納臺閣之言罔不翕受其於嚴懲顯討之典屈法伸恩之際處分嚴正辭旨懇惻動合天理普洽人情臣於此有以見　聖學高明無施而不得其當也第念鳳漢之尙今容貸臣實訝

之盖鳳漢罔赦之罪已悉於前後請討之章臣不必枚擧疊床以瀆我 殿下至仁至慈之心而顧其負犯至重昭布四方之耳目則正所謂國人皆曰可殺也 殿下每於此等之言輒下非常之敎惻怛之意哀痛之情藹然於絲綸之間今日北面於 殿下者孰不欲仰體 聖念敦親之化而罪大惡極輿情益激則其於一國共公之論何哉茲敢不避鈇鉞枚陳愚見伏願 殿下穆然深思亟賜處分焉抑臣有區區淺見我 朝數百年來鎭安人心維持世道者只是戊己辛壬之義理也爲人臣子者不知戊己辛壬之義理則是夷狄也禽獸也不幸亂逆迭出世族相

簡恒烈之密發玄論而戊己之義理幾晦厚謙猶漢之陋遏代聽而辛壬之義理幾墜驅一世簪纓之家殆入於夷狄禽獸之域此臣所以尤爲痛惜者也何幸一宮僚之竭誠保護一重臣之先聲懲討而一脈義理煥然復明危懼之人心庶可因此而鎭安陷溺之世道庶可賴此而維持苟非染跡於玄徒逆黨者則庶或不迷於定趨向之方矣況我 殿下以英睿出天之資闡經傳義理之蘊凡在繼志述事之方崇儒重道之誠節財愼賞之規遵典革弊之政莫非義理上出來則義理二字實是今日出治之本也當此大有爲之時政宜上下凝神勵精商確乎廟謨講究

予民瘼以恢光我　先大王遺大扶艱之業而徒以醜類
之云存公車日積臺紙倥偬上而　至尊疲於應接下而
言官趨於波蕩朝著之鎭靖無期時象之和平未易
下如或念及於此則亦將惕然奮發亟賜處分以致一世
維新之美矣古聖有言曰大勇者義理之怒也伏願　殿
下更加三思以義理之大勇而攘除醜類以義理之大勇
而掃淸區宇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擬疏

云云嗚呼水旱之災堯湯不免先儒所論氣數之適然者
理或然也亦不可專歸之於氣數而不盡在我之道也伏

念我 聖朝重熙累洽國泰民安似無召災之端而旱魃之肆虐經旬彌朔上而貽厦氈之憂下而絶畎畝之望其故何也三事之臣未盡燮理之功而然歟百僚之官未盡代工之責而然歟天道邃遠固非淺識謏見所可揣量而以董子天人甚畏之說觀之或不合人事之有所未盡而以致上天之示警也就周詩雲漢章言之其所謂山川滌滌如焚如惔等語不啻若今日之旱而其所以濟生靈於靡孑之餘能成中興之業者實由於宣王之遇災恐懼飭身修德之致也今日弭災之道不過我 殿下一心上轉移之如何耳綠綸懇惻爲民之誠至矣圭璧既卒享神之

禮備矣而冥應漠漠淒淒烈烈終未得桑林千里之雨臣於此莫究其由也我 殿下惻旱自修之方靡不用極有冤者必伸有罪者必宥囹圄重囚咸得疏釋嶺海偏配殆盡放還而其中近年追奪數人尚未蒙復官之恩夜臺之下想有向隅之歎斯豈非天地之大猶有所憾者耶夫罰及泉壤初非 聖世之美事而恩推幽明可致雨間之和氣伏願 聖明穆然渙恩渙發德音則天心悅豫而可以致洪範時雨若之休矣云云

啓

論正言朴宗彥啓 癸巳九月二十四日

被彈反罵實非　聖世之美事而曾有前後飭敎盖出於
杜後弊勵廉恥之盛意也朴宗彥以不稱臺職至招人言
則其在處義固當順受巽辭以待公議而乃於自列之章
顯有噴薄角勝之言殊無嚴畏朝著之心此路一開後弊
難防且渠之情勢旣不可以無故人自處則何敢贅及他
說揚揚論人以爲塞責之計哉其所以放倒廉恥縱恣無
忌莫此爲甚如此之人不可置之於耳目之列請前正言
朴宗彥改正臺望

詣闕避嫌啓

臣才識魯莽言議巽劣本不合於淸朝耳目之任而栢府

職命忽下於私次病伏之中試隸儼臨不敢言私冒没出肅而臣自來情病萬無供職之望略陳微懇亟付草草一言矣及承 聖批以過也過矣再三為教臣誠惶懍悚惕罔知攸措夫臺閣言事之道不可以小節而不論銓地取人之方不可以微官而不擇故果有列義刋汰之請攸官譴罷之論矣致有此悔責之備至此莫非臣人微言輕不能見孚於君父之致臣何敢一刻晏然於臺次乎請命遞臣職

序

送李生子東歸錦湖序

夫逆旅乾坤聚散有數離合無常聚而散散而復合離而合合而復離者天道人事之常也自余之南還邈邈天涯初無親朋故友之相隨而幸得吾子於禪房寂寞之濱雖無平日雅分同是湖西之客也一面如舊襟期相照自託忘年之交或講論經史或琢磨詞章或吟風詠月共寓息鄉之情自不覺契好之密勿而信可謂窮途之樂事也萍水光陰再變冬夏吾子以定省之久曠修彩服理擔簦棄我而去忽忽別懷不啻若南浦之遠送也雖然吾與子俱是湖右之人而始得相逢於南天窮海之地者可見聚合之不偶也且不能作伴好還於春風而作此殊方之別者

盖由離散之有時也乍聚而旋散乍合而旋離都付於天道人事之常然則安知既散之後無復聚之時旣離之後無復合之期耶噫吾子之擺脫世累離違萱闈千里携笈三年磨杵可尚其立志堅固加人數等而刮目眞工裴然成章是所謂虛往實歸而較諸此老明時見逐飄泊於炎荒風霜之域豈不相越之遼逈哉吾人交道貴不相忘秋闈折桂之辰或可念及於山房團圓之時歟吾家距君邊末論一宿之程幸於省勤之後匹馬尺童躬尋栢峯弊廬見吾弟吾兒而細報此翁平安之消息也

記

杏亭記

梧根山水之勝名於湖西而其中林泉之靜僻溪壑之窈窕惟杏亭爲最亭之西有山名鷲嶺而烟霞瑞光長繞於山之頭亭之南有川名鵠江而湖天 缺八字 所謂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是誠盡得此亭之勝槩也惟我先祖自京退休築室於玆手植三株杏樹於楓岸絶壁之上至今稱之以杏亭而荒臺豐草綠葉密茂秋月霜風黃顆離離宛然有前賢之遺跡而不讓於王氏三槐之堂矣古老相傳而悲吟行路指点而瞻仰子孫之居生於亭下者豈無追慕之忱歟歲癸酉之秋吾兄弟

採蓮聯壁還榮之暇會宗族於是亭管絃方張杯盤狼藉酒三行有一宗人執爵而言曰今日之遊樂矣而亦有所惏然於心者蘇氏族譜之序曰以一人之身而爲兄弟以兄弟而爲路人終至於喜不慶哀不弔今此同席之人原其本則乃一人之身也世代寖遠情誼漸薄若使散在他處聲聞阻閡則勢將喜不慶哀不弔而自歸於路人之域矣惟幸居相近而情相通族愈疎而交愈密又幸而有科慶之生光於隣里宗會之序行於舊亭則惇睦孝悌之心宜其油然而生矣凡於同祖之人曷不勉哉指山而問焉曰某山乃吾先祖之所陟觀也指水而問焉曰某水乃吾

先祖之作酌遊也指杏樹而言曰某樹乃吾先祖之所手種也念念不忘於吾先祖山水遊觀之地杖屨盤旋之所而有時團會以叙親親之誼則庶幾無忝爾祖而有顏色於是亭矣宗人皆曰諾要我誌其言而爲之記至今追思便作數十年舊事旅窓寂寞之中不勝感傷之情略綴短篇以寓眷顧之意而繼之以銘曰蔽芾杏樹勿剪勿伐我祖所茇蔽芾杏樹勿剪勿敗我祖所憩蔽芾杏樹勿剪勿拜我祖所說

東臯亭記

我東名賢之稱東臯者非一而吾先祖櫟翁公獨泯沒無

聞於世是豈學術文章有讓於他賢哉盖緣生丁不辰隱
居無悶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當時而子孫陵替
未能顯揚其先祖之令名也櫟翁公以豪傑之姿透天缺
十字 文章足以華國而性本跅弛時際
缺九字 櫟翁取其散木無用之義也自梧
根移寓箏精舍於歌孔村之東以爲講道遊藝之所有臯
穹崇平臨曠野湖山之勝林泉之佳實高人盤旋之第一
名區也後背鶩嶺前對鵲江而洋洋乎山水明麗者東臯
之勝景也松軒光風竹戶霽月優優乎嘯咏自得者東臯
之閒趣也春夏觀稼秋冬收藏而百口無飢一室怡愉者

東皐之滋味也以經國之策而施之於家庭則子孫有繼述之美以濟民之道而行之於後進則人材有成就之盛一時親舊家少年風趍影從負笈擔簦有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者殆過數三百人鴻儒之輩出科甲之並曜聳動於遠邇門人作東皐亭賦有曰懸絳帳於河洛山中來之成市者非阿好之言而英材教育誠得人間之三樂矣先祖晩年所吟詠若干篇名之曰蹈舞集而自序曰爲我子孫者克遵吾志東皐烟月展讀此卷則吾將瞑目於地下不然則視我如路傍一朽骨也其垂戒之意極其峻嚴矣其在肯搆之道當世護遺亭莫墜家聲而零星族人不堪貧

窮終使先祖杖屨之地長埋於茂林豐草之間其爲愴感倘如何哉耿余孫窮出脚風塵未遂田園之計而方作嶺海之跡其爲得罪於先祖極矣桃林三秋慢想東皐之風月而荒辭數行以寓歸思之寂寞云爾

慶餘齋記

昔我先君常勉戒余兒輩曰吾人之禍福殃慶只在於天而天所以禍之福之殃之慶之者實由於吾人之或善或惡耳吾家自太師樹績於勝國而有濟師之功逮孝靖顯名於我朝而有愛物之心綿歷數十餘代之間世世積累之德可驗於譜牒所載家傳忠孝世守仁敬八字矣然則

吾身以孫露之命缺四字安享清福者非吾之心德也
乃祖先之缺八字桂耀門自取榮進者非由
波之才能也乃祖先之缺十字祖先之餘
烈而益修其德則將來之慶亦得有餘裕矣爰築一小齋
於栢峯之下而名以餘慶蓋取易繫積善餘慶之義也齋
之傍有一壑風烟之可愛使子孫肯搆而食德則乃吾家
之慶也齋之前有數畝田園之可耕使子孫肯播而食力
則亦吾家之慶也前擁後挈好見玄曾之成行者慶餘齋
之所望也左圖右書不墜詩禮之舊業者慶餘齋之所期
也先人之廢廬猶存先人之遺命不忘而五六年來悽感

荐臻禍殃相繼無乃不肖迷矇莫追祖先之舊德而然歟天道杳茫或爽報應之常理而然歟抑亦造化翁假之以患難危厄而以爲玉成之地歟嘗聞邵堯夫之詩曰災殃秋葉霜前落富貴春花雨後紅以雨紅之花而或爲霜落之葉以霜落之葉而亦將爲雨紅之花是乃天理之自然而其所以爲花爲葉都在於天人一心之天矣若使吾身動以忍性益勉祖先之嘉謨無改先人之遺志則安知其一時窮厄反爲來頭之吉慶耶於此尤覺慶餘名齋之遺義也旅窓泣血而爲之說

歌孔村小記

昔者夫子有言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我先祖櫟
翁公始卜居於歌孔村盖取夫子宅仁里之意而村之以
歌孔爲名者何哉夫村之西十里許有小魯村之東數十
里有顏子山曾子川以其地名之偶合而錫之以嘉號使
村童野老詠歌孔聖而復慕於千載之下者也然則東皐
松亭靑衿遊藝者乃孔門之左右侍誾也鵲江烟月春風
嘯咏者乃孔門之冠童浴沂也追鯉庭學詩學禮之訓而
𦗟業不墜於子孫襲大聖過化存神之妙而美俗相傳於
閭巷蕭條荒村宛然有闕里之遺風則歌孔之名信不虛
得矣顧余不肖遠離鄕井瘴島經年絃誦久廢家山千里

詩書相阻寂寞旅窓謾發夫子乘桴浮海之歎將何時還歸故里而與村翁歌詠自適於山水之間歟懷息無聊記而誌之

論

王袞嵇紹孰賢論

論曰臣之道忠子之道孝孝移於忠忠本於孝孝者吾知其爲忠忠者吾知其爲孝孝固無讓於忠忠亦不下於孝矣雖然孝在忠先忠在孝後孝之至忠雖未著而可移者有其本後雖有忠而先喪其孝則其忠也無本惡可以無本之忠擬之於可移之孝乎昔者晉武帝以抗言殺王儀

以膺受誅嵇康皆非其罪也儀之子哀痛父非命恥臣於晉室孝也康亦有紹而委質事君卒死於難忠也忠於君則臣之道得矣孝於親則子之職盡矣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乃百行之源則等不可以差殊觀也先儒氏齊稱並美之論此其所以發歎以余觀之哀之孝足以當紹之忠紹之忠不能無愧於哀之孝矣以哀之孝移之事君則爲紹之忠非所難也以紹之忠求之於孝則與哀之行大相遠焉權衡之論烏可無輕重哉君父雖曰一體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前後異焉忠孝雖曰一理而孝於親然後忠可移於君則終始分焉方晉之殺二子父也二子爲二

父之子非王臣也所當盡者子職而已生我者父也撫我
者父也昊天罔極者父也我未嘗食君祿也衣君衣也出
入君門也義理無間於情何如也父未嘗有罪而君殺之
君者天也固不可讐也父者亦天也天亦可忘乎哀痛慘
怛之懷豈止於棘人之欒欒哉泣血終身坐不西向三徵
而不起七辟而不就者非敢讎君也自不忘其父也竭力
而事主忘身而效忠非不能也父死非罪又從而仕之君
子之心有所不忍也一篇蓼莪三復流涕則父死之後莫
非哀慕之歲月其肯食其祿衣其衣出入君門乎偉元之
孝可謂至矣嵇紹亦人子也以父得罪屏居私門則其與

王褒隱居教授者似矣一聞山濤之語幡然就徵何其懟
也其曰危衛乘輿死生以之紹之於君則可謂忠矣蕩陰
三敗百僚奔竄以身衛帝死而不避節則高矣臣之於君
子之於父彼以其孝我以其忠則蕩陰之忠固無足懟也
惟其不可者始仕耳苟使紹痛父之死非其罪誠如褒沒
身悲號念念不置則提兵衛帝之日此正坐不西向之日
也蕩陰死難之前不過爲晉室之具臣在乃家則忘其父
者也臣之道未盡而子之職先虧當此之時忠與孝俱亾
矣惟其迫於難然後始得爲之忠者孝所移也嵇紹之忠
不知其何所移而爲之耶始旣忘父之死就享其榮卒若

視君之難而違避則進退無所據安足顧也吾則前日就
徵之悔爲紹今日之痊疾而來此湯陰之忠也忠有餘於
君而孝不足於父爲臣則得矣爲父則未也豈可以一心
全孝終始善處者比并哉且哀之孝乎親如是則今焉不
避其亂者特孝中之所從來也夫豈難哉噫侍中之血濺
帝衣而帝勿浣之紹之所感者人也偉元之淚着樹而樹
爲之枯蓼莪之詩門人遂廢哀之所感者天也人也二子
忠孝之淺深至此而可見矣而先儒氏援而比之曰殊音
而并美矣愚則曰韶盡善盡美也武盡美未盡善也二子
之忠孝似之矣

孔明不事獻帝論

論曰去就之勢靡常而事君之義無二可以去可以就審其可不可之勢使不苟於吾之去就而其所以輔扶之忠翼戴之義默寓於舍此就彼之中則君子不以其不事者爲無義也愚於孔明見之矣炎靈告替大盜據鼎龍臥南陽若無意於當世者而及遇劉豫州之顧幡然而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後之論者孰不以不事獻帝爲其累也哉愚獨以爲不然孔明終始爲漢者也終始爲漢則事昭烈乃所以事獻帝也人徒知孔明之不事獻帝而不知其所以事之之意己在於不事之中則非知亮者也當時之勢

不在於帝而在於昭烈則勢之所在亮之所就也當時之義在於昭烈而不在於帝則義之所在亮之所事也何其明其然也亾孽盜弄時君暗弱老師無策宿將斂手囂然管樂之意都付於長嘯抱膝之中而終無所施於世則孔明非無意於帝者也勢不能也就之旣無補而輕身妄投之譏將不免於荀文若之一轍則潔身之士所不爲也而舉義興師紹復先王之業獨有大耳之冑耳殷勤懇切之意眷眷一往再往三往而可與恢漢業可與復漢祚吾志之不得行於帝者可與之行吾志之不得施於帝者可與之施焉將欲合天下忠義之士除君側之惡回赤帝之業

此亮之心亮之志也則其起也爲昭烈也爲昭烈者爲漢室也爲漢室者非所以爲獻帝者乎終始皆爲獻帝而非爲昭烈者也故位號之上不在於豫州首事之日乃在於鄗南聞變之後亮之心至此驗矣嗚呼事昭烈乃所以存獻帝也不能存帝於帝而反欲存帝於昭烈其勢誠可悲而其情誠可哀也賞罰之權夫子不與周而與魯謂夫子無尊周之意可乎惜乎事漢未幾將星遽隕爲帝之志雖勤而爲帝之績莫效時耶命耶使假之數年得遂其討賊興復之志則亮之爲帝效忠無疑矣大抵觀人不于其跡而于其勢而已于其義而已尊帝之勢不在於帝而在於

昭烈則舍帝而就昭烈者非所以舍帝也可就而就之可
事而事之亦莫非輔扶翼戴之義故曰去就之勢靡常而
事君之義無二也

子死不哭論

論曰可愛非子乎人莫不溺於愛可哀非死乎人莫不盡
其哀愛之深故其死也哀哀之至故其哭之痛此人之常
情也然徒愛而莫知其子之爲惡者非愛也徒哀而不恤
其子之不善者非哀也是以人之能愛其子者雖哀其子
之死而異乎人之哀也哀其身而哭者哭之淺也哀其心
而哭者哭之深也身死可哀而心哀爲大哀哭之宜痛而

不哭爲大痛何必舉哭呼哀然後謂之哭哉昔者魯有文伯死而敬姜不哭文伯其子也敬姜其母也哭死而哀者母子眞情之所不能已也可哀而不哀可哭而不哭豈慈愛之道有所亾滅而然耶夫人之於子也惟疾之憂尤憐愛其子者婦人之情也况於死生之際其哀也如何而能忍人之所不忍者豈無其由也哀人之所不哀而哀之於不哀之中哭人之所不哭而哭之於不哭之間則慈愛之濱者莫敬姜若也何以明其然也敬姜賢婦也敬姜之於子愛而能敎者也知孔子之可事而使之事則不慈而能如是乎孔子去魯而其子不從則子之不善已可知矣內

人號哭閨女自裁所厚者婦人而已則子之用心不亦可哀乎敬姜之愛子也如此而其子之不肖如彼則其心陷溺斷喪無餘未死之時亦如旣死之日哀莫大於心死而哭常切於平生不待哀死而已哀於未死之前不待哭亾而已哭於未亾之先是故其死而不哀者非不哀其死也哀其子之不若人之子而不敢以人之哀而哀之也其亾而不哭者非不哭其亾也哭其心之不若人之心而不敢以人之哭而哭之也然人雖不見其哀而哀之藏於內者有甚於人之哀也人雖不見其哭而哭之存諸中者有甚於人之哭也哀之見於外者不若藏於內哭之發於聲者

不若存諸中則其所以不哀者安知其大哀乎其所以不哭者安知其大哭乎古之人云戲笑之怒浮於詬辱長歌之哀甚於痛哭敬姜不哭非如是耶難者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臨喪而不哀宣人情乎曰不然敬姜之哀知所哀而哀之敬姜之哭知所哭而哭之也哀其心之牲亡故不暇哀其身哭其生之所為故不暇哭其死何嘗若衆人之徒哀其身而不哀其心徒哭其死而不哭其生乎然則荀子之不肖其死可以不哭乎曰有敬姜之賢則可矣無敬姜之賢而效敬姜之為則其亦忍人也哉

堯不誅四凶論

論曰好惡者一人之私也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故古之聖人先天下之惡而惡後天下之怒而怒者所以明一人之私而行天下之公也昔四凶在堯朝而堯不誅之及舜卽位然後四罪而天下咸服嗚呼堯豈不知四凶者哉於此可以見聖人之至公至明而能服天下之心者也何者堯大聖人也舜亦大聖人也以聖人之好惡操天下之賞罰宜無所不服者然罪惡未著於天下而誅之則非天下之誅故至於罪大惡極天下皆誅然後始以天下之誅誅之堯之明能察於未著之前舜之明能察於已著之後故好惡在人而賞罰公行於天下是以堯之不誅四凶吾不

曰堯而曰天下也舜之誅四凶吾不曰舜而曰堯也夫知
四凶之惡者堯也知堯之知而誅堯之不誅者舜也堯之
誅在於不誅舜之誅在於必誅誅之心者深誅之身者淺
天下徒知服舜之誅而不知堯之所誅者在於舜之前也
何以知之象恭之誅已行於若釆之問方命之誅旣見於
僉曰之擧聖人之誅迹於言辭之間而天下不能窺測覆
載之量也豈待於流放竄殛然後謂之誅哉大抵聖人之
賞罰一於天而已故天下以勸以懲苟或見一善則輒賞
之見一惡則輒罰之不以天下之公而以一人之私則善
者未必皆賞惡者未必皆罰惡能服天下哉夫天之於人

未嘗有賞罰然雷霆之下莫不畏怖者以其怒之有時也使天而失其時日以轟於上則天下之人未必畏怖而褻其威矣故有雷霆之威而待其時者堯之所以爲天也有雷霆之威而得其時者舜之所以爲天也然赫赫之威本於蒼蒼之中怒與不怒在人而已天豈有二心哉嗟夫後之人君以一人之私而廢天下之公賞一人而天下不信罰一人而天下不服是狂雷暴霆徒駭於天下之耳目悲夫

射殺花蘂夫人論

論曰按宋太祖平蜀納花蘂夫人于宮昶妻也帝惑于夫

人而夫人造毒爲患者數謀鴆帝也帝獵于苑中夫人在傍晋王佯爲射獸而遂射夫人論曰晋王之射花蘂夫人者爲己除患而已非爲太祖也何以明其然也晋王太祖之第也金櫃之盟雖成而傳之於子固三代之法則當是之時晋王之心將恐將疑惟畏人之或間而已不得志也彼花蘂夫人者雖曰夫人觀其始至於宋把筆帝前述其亡國之由而歎無男兒恨其不知慷慨辭情隱若烈士早使夫人得豫蜀謀則昶雖暗庸國不遽亡此晋王之所親見而此乃入宮密侍帝傍則安知傳與之心不以夫人言而或變也金櫃之盟不以夫人言而或渝也晋王之心有

疑乎此其所以晝思夜度欲殺夫人之念未嘗食息忘也而其未能焉者以其在帝之宮中也一朝夫人從公于狩晉王之心以爲失今不殺後悔莫及是故彎弓而射之蹀血於帝前略無顧忌彼豈無顧忌之念哉必殺之心勝也除患之計急也說者謂妲己亾夏褒姒滅周哲婦迷人古今所患太祖惑於夫人而夫人又有造毒之事則晉王之所以射殺者爲帝而射也爲國而射也曰此晉王之所以爲幸也夫晉王果有爲帝之誠爲國之念則上帥諸弟入告于內下帥百僚交陳於外具陳夫人之罪而請遠之則太祖之英明其敢愛一女子乎曾無一言及此而乘間乃

發至於剸刃此晉王之爲己除患也明矣且夫夫人自蜀歸宋爲帝嬖姬則夫人之心雖未忘蜀而豈有身爲嬖姬又生造毒之意乎此亦未必不出於晉王加罪之辭也大抵晉王之一念惟在紾兄之臂而奪之也方其彎弓而注矢也擬射禽獸而乃射夫人是時夫人在帝之側使其失毫釐或差則將及於太祖之身也然則晉王之所以射禽獸也乃所以射夫人之意也其所以射夫人者乃所以射太祖之兆也是以射之之心潛滋暗長而燭影之變血濺御屛德昭之死出於非命以至於開室之喪亦不爲恨吁晉王之於太祖一何薄耶是不過急於自爲之計而有此

殘忍之行也噫嫂溺不援孟子謂之豺狼夫花蘂夫人既爲太祖之宮人則是亦晉王之嫂也一有憂患之心則射殺而無疑晉王果不同於豺狼乎答曰晉王以花蘂夫人在蜀而蜀亾歸宋而帝惑以此爲憂而射之云爾則此又遂晉王之過而非原情定罪之論也甚矣晉王之心也欲防後日之患而射宮人於天子之側嗚呼晉王其亦忍人也哉

人力可以奪造化論

論曰有詰於我者曰天下萬物莫不有一定之理得於初者不能變於後也局於始者不能變於終也是以人命有

夭壽而夭者不可壽也國祚有長短而短者不可長也氣禀有聖愚而愚者不可至於聖也而先儒乃曰人力可以奪造化此何以稱焉我應之曰蒼蒼而位於上者天也而天之所視常自乎我湫湫而處於下者人也而人之所爲能感於天天人一理上下無間故在我之道旣盡於下則在彼之造化自不能違矣夫所謂造化者何天而已矣人之命或壽或夭者出於天而能盡修養之道以至於延年則造化可奪也國祚之或短或長者出於天而能盡懋敬之實以至於永命則造化可奪也氣禀之或明或愚者出於天而能盡自修之方以至於爲聖則造化可奪也然則

造化之理豈不以人力而奪之耶客曰否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之壽夭不齊而衰旺之說斷於命生之初國之長短不齊而世年之卜在於定鼎之始質之昏明不齊而上下之品不移於稟賦之後若子之言則有生者皆可以不死有國者皆可以不亾庸下者皆可以作聖而自古及今人無不死之人國無不亾之國聖賢之生於世也若是其不類何也以人力而奪造化者果如是乎我應之曰若子可謂睹其影而不察其形齊其末而不揣其本者也信以爲能生養者可以夭死乎能敬德者可以易亾乎能修身者可以終於下愚乎凡人之得癩疾者百無一瘳而唐

之孫息邈則屏去嗜欲頤養精神故不惟己其疾亦能延
其命終至於百有餘歲國之多災異者未或不危而若商
之中宗周之宣王嚴恭寅畏恐懼修省故不惟消其災亦
能壽其國終至於數百年若人之氣禀初雖昏蔽而力於
進學勉於爲善柔者以强昏者以明自中人而進於上智
自凡人而進於聖人則向所謂奪造化者是耶非耶有不
養生養之必至於引年有不敬德敬之必至於綿歷有不
修身修之必至於作聖以人事而回天理者昭昭矣程子
之意斷可知矣嗚呼保身莫善於寡欲延壽莫過於清心
節宣得宜調護盡道則命之夭者可以壽也享國在於懋

敬祈天本於誠民奉若天道無替厥命則祚之短者可以長也乾乾夕惕孜孜用力人一而己千下學而上達則質之昏者可以變也此豈非以人力而奪造化者耶噫子之所慎在於疾湯之所敬在於德成王之緝熙光明在於學君子於三件事盖亦盡其道矣然則奪造化之道亶在於人力易曰以杞包瓜有類自天期其至矣詰者唯唯而退謹掇其辭

史記在山川論

論曰文章之氣脉亘乎天地之間可以包括山川者也故有文章之才者必得文章之氣礪文章之氣者必得山川

之助而山川之氣即文章之氣也文章之氣即山川之氣也然則文章之氣山以之助乎川以之助乎山不期乎助文章之氣而自不得不助乎文章之才川不期乎助文章之氣而自不得不助乎文章之才何者有若文章之士壯遊放流峙之間而收攬乎山川之氣則文章之氣脉雖包括乎山川而文章之斧斤豈不在乎山川而已昔馬子才以子長遊贈蓋邦式曰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在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愚甚惑焉夫子長乃文章之士而有文章之才者也既得其文章之氣用於文章

之境而收拾乎山川明秀之勝闡發於實錄國事之際故其爲史體橫放不羈而雄勇猛健焉斬絶峻拔焉奔放而浩漫焉渟滀而淵滐焉則子長之史在山乎哉在川乎哉焉知其不在於名山而名山之氣適有助於子長之史乎焉知其不在於大川而大川之氣適有助於子長之史乎盖子長之史人巧極天而於山取其斬絶之氣以助書法不隱之體於川取其浩漫之氣以助直筆揮洒之勢自至於見名山者見其史而必謂之在於名山觀大川者觀其史而必謂之在於大川則子長之所以得史之體者不在文章之才而惟在於山川之氣乎何以明其然耶馬子之

言曰欲學子長之爲文先學其遊可也信斯言也子長之史非有在於文章之才而實有在乎山川之氣也若曰見九疑之綿邈巫峽之嵯峨然後其文妍媚而蔚紆則其可以子長之史果在於九疑巫峽之間乎覩夫子之遺風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然後其文典重而温雅則其可以子長之史果在汶陽洙泗之上乎其他變化出没如萬像從四時而無窮者無一不出於盡天下之大觀然後吐氣而爲文則亦可以子長之史果在於山川之氣而其才可以爲文章其氣足以成文章然後其爲史也偶在於觀覽之旣富矣非子長之才足則乎山川之氣而子長之觀盡取

其奇偉之壯則山川之氣焉能有助於子長之史乎然則一部之史在山川而果不在於子長乎在子長而不在於山川乎山川之氣助子長之才而爲史子長之才賴山川之氣而爲史則山川之氣顧非史記之所在而子長之才實關史記之所在也直以史記果在於山川奇怪之處而無預於子長良史之筆則山自山川自川而止耳豈可謂史記之所在乎嗟呼子長之史可謂史乎史而自秦漢以來未有如太史之才者則山川其舍諸而不爲之助其氣乎今夫山一拳石之多而及其至也草木生之貨財殖焉則其所以草木生之而貨財殖焉者乃山之所以爲山也

以是而謂史之所在乎今夫川一勺水之多而及其至也魚鱉生焉寶藏興焉則其所以魚鱉生焉而寶藏興焉者乃川之所以爲川也以是謂史之所在乎以是觀之子長之史自在於山乎自在於川乎非史之自在於山而自在於川則史記之於山川其無所自在乎史乎史乎隨所在而在山焉斯在川焉斯在則可以知史之所在矣史記之所在者其司馬遷乎是以古人贊司馬遷之才曰聖乎文者也又曰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云爾則向所謂史記在山川者是耶非耶愚不知史記之在山川也雖然徒恃其有文章之才而不知其助文章之氣則名山之氣雖峻極

于天而無以爲文章之所助也大川之氣雖瀰漫于地而亦無以爲文章之所助也必須歷覽乎山川而以助其氣然後蘊之爲三長之才發之爲五難之體矣意者子長之史雖不在於山川而其實猶在乎山川也史不在玆乎愚聞諸詩史曰斧藻江山有所資然則史記之所以在山川者豈無所資而然哉愚故曰有文章之才者必得文章之氣礪文章之氣者必得山川之助矣

義

素履往

吁愚嘗觀山火之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於此可以驗

天澤初九素履往之義也何者山火之初九以剛陽之德而在於下者也其修飾之道在於正其所行故舍其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此豈非素履往之義乎天澤之初九以陽剛之才而可以上進者也其所貞固之道在於守其本分故安其貧賤之素而往以素履此豈非舍車徒之義乎然則履初之安其分者乃賁初之賁其趾也賁初之舍車徒者乃履初之素履往也推此以究則向所謂素履往之之義可以晰矣請申之夫素履者雅素之履也陽剛處下素位己正而去就無苟白賁爲義只存有爲之志而初無冒進之意則於其上進之時行以卑下之素者非素履往

之象歟何以明之貧賤者乃在下者之常分也富貴者非在下者之常分也飮水乃吾之常分則列鼎之富非吾分也徒行乃吾之常分則結駟之貴非吾分也得位行道雖是君子之所欲而素履則不可舍於出門之初也得君進身雖是賢者之所欲而素履則不可去於發軔之時也是以釣履之尊重非吾所榮而所履者素履也珠履之華美非吾所羡而所履者素履也緩步而當車者吾之素履則可用於有爲之時也安行而合道者吾之素履則可取於登進之時也素履而往則赤芾金舃不足以累其心矣素履而往則千鍾萬駟不足以動其志矣素履往之義章章

明矣大抵上天下澤履之義也去文尚質履之義也而履者相隨於行步之際不可須臾去身者也履之初九以陽居下不干於陰累此所以爲潔素之履者也陽剛之才不可終於下則當進於上而於其進往之時失其卑賤之素則恐難免妄動干進之患矣其所以安其常分守其素履者豈非君子重足容之道耶蓋嘗論之君子行己之方無往而非素履故中庸曰素其位而行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此莫非素履往之義也然則簞食瓢飮不改其樂者所以行貧賤之素也袗衣鼓琴若固有之者所以行富貴之素也公孫碩膚赤舃几几

者所以行患難之素也義經之旨尤可驗矣嗚呼孔子之循路孟子之環轍志在救世而其往則以素履也伊尹之就湯呂尚之至周志在得君而其往則以素履也納履於言行之違者何莫非往素履之道也脫屣於功名之累者亦莫非往素履之義也吁履者禮也而素者無文之謂也禮以質為本故言素於履之初爻而責之上九恐失其本眞故必言白賁乃所以文之極而反於質也其所以白賁無咎卽此之素履往無咎者歟

曲禮

吁禮云禮云何以名曲有曲尺者裁度長短莫不均齊則

取其曲尺之曲而名其禮歟有曲水者瀾洄左右莫不流通則取其曲水之曲而名其禮歟禮云禮云何以名曲噫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也曲察乎天理而節文之曲盡乎人事而儀則之其言之著於文字章句之間者無不曲暢矣其辭之詳於次第節目之中者無不委曲矣然則雖非曲尺之曲而長短廣狹均齊方正者禮之所以爲曲也雖非曲水之曲而左右前後流通旁達者禮之所以爲曲也推此以究則記所期曲禮之義可以喘矣請申之夫曲之爲言乃委曲之義而非回曲之謂也曲禮一篇節目甚詳彝倫事物之則無不備載日用常行之法無不

記著三千其言委曲萬端則名以曲禮不亦宜乎何以明之夫禮者所以束人之筋骸而釋人之回邪者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非禮則無以明其倫矣長幼男女尊卑上下之序非禮則無以正其序矣欲明其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而苟無經文之節目委曲則何以垂法於後世乎欲正其長幼男女尊卑上下之序而苟無編簡之條理詳盡則何以作範於衆人乎是以古之聖賢作爲禮經言行之表裏精粗莫不記載於經文之中物則之大小輕重莫不著錄簡編之間節目焉曲折細密條理焉曲盡無餘則苟非一曲字不足以名其篇矣然則直道以行者禮之

用也而名之以直則非委曲之義也直言以訓者禮之文
也而稱之以直則非曲暢之義也名之以曲而直在其中
矣嗚呼禮者治身之器也杞柳杯棬之器或方或圓各適
其用者有若禮之吉凶內外曲當於義理也陶冶鍋釜之
器或大或小各稱其量者有若禮之精粗巨細曲合於情
文也溪路千重之曲猶不如是禮之秩秩有序隨處曲盡
也江流萬折之曲猶不如是禮之井井不紊隨處曲暢也
至此而曲禮之義尤可驗矣吁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則經
禮者言其大經大法故其目至於三百此所以名之以經
也曲禮者言其至細至密故其條至於三千此所以名之

以曲也經與曲命名之義非知禮之君子何足與論也

乞言

吁鹿鳴之詩曰示我周行蓋所以乞言於嘉賓也噫君臣之分朝廷之禮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樂以通上下之情飲食以饗之琴瑟以娛之筐幣以將之其禮意之厚如此則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相示以道者豈非乞言於嘉賓者乎然則養老之禮不啻若娛樂嘉賓也袒而割牲其敬至矣冕而玄衣其儀盛矣彼老人之就養於東序者亦必有嘉言善

謨可以報答其厚禮也於其禮盛樂備之時必乞嘉言善謨於黃耇白髮之前者與鹿鳴示周行之望無間矣推此以究記所謂乞言之義可以喻矣請申之夫乞者求乞之謂也言者善言之謂也諮諏善道人君之事開陳善言老者之責則於其養老之日求乞其善言者豈非古聖王尊德樂道之誠乎何以明之夫年之高者其德邵矣有其德者必有言矣多聞前言往行者老人則當其禮養之日必有可陳之言矣能存博識強記者老人則當其忠養之時必有可聞之言矣是以於其養老之禮爰有乞言之舉論道經邦言之善者以是言而乞於老人濟世安民言之善

者以此言而乞於老人前聖德業之盛或可言之於今日
歟以是乞之先王教化之美亦可言之於今玆歟以此乞
之其所乞言可謂至矣由是觀之虞夏殷周皆有養老而
虞夏殷則隨其老人之自言而記之而已至周而始有乞
言之禮斯豈非制度文章至周極備而然歟抑又論之夫
鄉射鄉飮大射燕射之禮皆有旅酬合語之規則而況養
老禮之尤重者也其可無乞言之盛擧乎食之以禮樂之
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者所以致殷勤之意而使老人
樂告以善言者也老人不必以飮食幣帛爲悅而所感者
禮樂之克備也王者不必以飮食幣帛爲足而所盡者誠

敬之實心也老人感禮樂之克備而不諱其可行之言王者盡誠敬之實心而以乞其可用之言則可謂各盡其道矣嗚呼齒者天下之達尊也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取其杖於鄉杖於國杖於朝之義而有三老五更之設矣虞人養於庠夏人養於序殷人養於學合其養於庠養於序養於學之禮而有四簋三豆之饗者不過尊高年之意而苟無乞言之禮則是徒養而已非所以愛其德也乞言之義尤可驗矣吁伯夷自北海之濱而歸來乎善養太公自東海之濱而歸來乎善養以文王之盛德想必乞言於此二老矣

許嫁纓

吁女子之許嫁奚爲而纓焉噫結縭者迎妻之禮也結帨者送女之儀也雖未行結縭之禮而許嫁則已繫於所許嫁之人其可不施以纓而示其有所繫之義乎雖不及結帨之儀而許嫁則已屬於所許嫁之家亦可不繫以纓而示其有所屬之義乎然則許嫁而示其有所繫之義則及其將嫁可以行結縭之禮矣許嫁而示其有所屬之義則迨其已嫁可以見結帨之儀矣推此以究禮所謂許嫁纓之義可以解矣請申之夫纓者所以繫也女子已長乃許其嫁則縱未行禮而其身已繫於男子矣縱未于歸而其

身已屬於夫家矣其所以結其縭纓以示夫有所繫屬者不亦宜乎何以明之夫適人而從夫者女子之行也有家而託身者女子之道也鞶絲之日雖無所繫而適人之義則已具於鞶絲之日矣弄瓦之時雖無所屬而有家之願則已切於弄瓦之時矣二十而嫁乃古制而許嫁於二十未及之前則自此而繫其身於所許之人矣日月而嫁乃常禮而許嫁於日月未告之前則自此而屬其身於所許之家矣是以旭朝之雝鴈未鳴而其身則已有所繫故子以纓之以示夫有所繫也吉士之野麕未包而其身則已有所屬故子以纓之以示夫有所屬也此所以纓於許嫁

者也盖嘗論之織紝組紃能盡女紅之責然後以之許其嫁矣酒漿籩醢能知主饋之節然後以之許其嫁矣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之方已講於許嫁之前矣無非無儀以宜家人之道已著於許嫁之辰矣且夫詩有歸妻之詠則以夫家為其家而將歸焉豈不有繫屬之義耶易有歸妹之象則以男家為其家而將歸焉亦豈無繫屬之義耶其所繫纓之義尤可驗矣嗚呼季路之結纓所以示守正之道也孺子之濯纓所以示自取之義也至於女子之繫纓雖與結纓濯纓取義不同而飾之以月露之繩繫之以織女之絲則豈不有光於閨梱之間乎吁許嫁而笄者成人之

道也許嫁而纓者繫屬之意也父母之側猶佩纓香則將適新人豈無所以表之也同室之鬪猶爲纓冠則將宜其家豈無所以識之也纓乎纓乎不讓於雜佩瓊璜之垂綏矣

常視毋誑 曲禮

吁昔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古有胎敎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敎子之道也遂買猪肉而食之此乃禮經視毋誑之義也噫敎子之方罔不在初於其童穉之時或有欺紿之事則是喪其眞實之德長其詐僞之習終難免扞格不勝之患而亦安知無夫子未出正

之言也是以孟母當日殺猪哄汝之言乃戲之耳只有戲言而終無其實則非以正導迪之道故翻然悔悟買肉而實其言孟子之德器成就爲世大儒者非但頼三遷之教而其蒙養之功實基於買肉之日也斯豈非後世教子之懿範乎推此以究記所謂常視毋誑之旨可以喩矣請申之夫誑者詐僞以欺之謂也教導幼子之道以誠而不宜詐也以實而不宜僞也初不欺之以詐而以習其誠亦不欺之以僞而以養其實者乃常視毋誑之義也何以明之人子之幼也知慮未長心志未固飲食言語之際一從父母之所導居處出入之間只從父母之所訓於此之時或

示之以詐僞之事則回邪之心以之而生矣或示之以欺誑之擧則浮靡之習以之而成矣是以古之善教子者必在於幼稚之時飮食言語之際養之以正而示其不可欺之方居處出入之間迪之以誠而示其不可誑之意念玆在玆所常視者毋誑也誘之掖之所常視者毋誑也禮經之義尤可驗矣抑又論之孩提之童必愛父母者乃良能也赤子之心無僞純一者乃良知也因其良能之性而示其誠實之道則可以成就其德性矣順其良知之性而示其正直之方則可以薰陶其美性矣苟或示其一事之僞誑則童子何知認其爲當然之事矣苟或示其一言之欺

紿則稚子何識而信其爲誠然之言矣良能之暴棄未必不由於一事之僞詐矣良知之牿喪未必不由於一言之欺紿矣此所以常視毋誑於幼子者也嗚呼毋自欺者君子誠身之道則豈可以欺人之術示其幼子乎誠者君子正心之工則豈不以誠正之方導其幼子乎以毋自欺之道示之於童幼之時則今之童幼將爲他日毋自欺之君子矣以誠正之工示之於稚小之年則今之稚小將爲他日誠正之君子矣吁君子敎子之方亦多術矣能言而敎之以數與方名能食而敎之以右手男女不同席而敎之以禮飮食後長者而敎之以讓者何莫非導迪於幼稚之

日乎而况示以毋誑俾誠其意者乃怡養性情之第一先務也小學愛親敬長之道大學修齊治平之道實本於示毋誑三字矣

說

烏雌雄說

夫禽烏之不辨雌雄者多矣白鷺之白白鷴之白同是白也未知誰爲雄而誰爲雌也黃鶴之黃黃烏之黃同是黃也未知何者雌而何者雄也獨以烏之雌雄難辨詠於詩出於聖人之言者何哉噫烏之爲物至微而至靈者也夜啼知有赦反哺稱其孝但渾然同黑雌雄莫知啞啞其聲

不可以聲而辨之玄玄其色不可以色而分之或以爲右翼高者爲雌左翼高者爲雄而亦非眞的之言也宜雌黃萬古作一疑案矣以人事觀之聖狂賢愚之判淑慝邪正之分乃天地不易之正論而時級漸降世道混淆冰炭同器而好惡無常薰蕕共傷而臭味難分不啻若烏之雌雄則詩人憂世之念純臣戒君之言安得不發於今世也雖然雖不知烏之雌雄而不知中自有眞雌雄雖未知事之是非而未知之中自有眞是非在人之黑白分明則何患乎物之雌雄之不辨也在我之涇渭自別則何憂乎人之是非之相混也旅窓寂寞聽烏啼而戲爲之書

祭文

遣仲兒告親山文

嗚呼哀哉忠孝二字人道之常綱而僾訣 聖明留名於羅籍之中不肖之不忠大矣久違松楸鎖跡於炎海之濱不肖之不孝極矣人生斯世俱失忠孝之道則何可一時假息於覆載之間哉又有刻骨之寃窮壤之痛惟其幽宅不吉之說雖由地家難信之言而家內之詢謀僉同則有所不可中止者矣顧此天涯茫茫世事悠悠旣不得拚號於靈柩出地之日哭隨於靈輀卽他之時而千里遠程尺書又阻未聞某月某日某水某卯之消息自此以後永作

倫紀之罪人嗚呼痛哉流離顚沛世業莫保失所遑遑百口無奠接之地窮途栖栖一身有塡壑之慮天實爲之不必提告以嘁我父母之靈而如或覆盆回光枯骨生肉生還故土一哭墓前則人間之至願可畢不然則歸拜承歡於地下不過早晚間事不肖微誠庶或俯監於冥冥之中矣嗚呼哀哉

月城山祈雨祭文 代李倅作

亢旱亢旱迄今幾月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若此不已民將靡孑虐魃肆暴胡至此極百里魚喁是誰之責受人牛羊亦當求牧分憂百里我將安適境內山川圭璧旣卒奔走

東西一心焦灼嵩高月城爲鎭斯域祥光瑞輝遠通若木神明所凝靈異自昔人皆仰止庶冀冥隲七齊三沐敢此禱祝白茅再帨牲酒且潔赫赫厥靈盍垂矜恻招邀雲師詢謀風伯油然沛然降以霈澤興我枯苗潤我黍稷三農無失萬民同樂莫非神賜孰不頌德至誠所存庶幾歆格

觀仙窟祈雨祭文

桑林緬邈雲漢昭回旱魃肆虐 聖世爲灾山川滌滌中谷乾蓷田疇龜圻秧苗俱摧大命近止下民其哀分憂百里兢業霆雷先禱社壇次祈頭輪一心虔誠百神猶嗔乍雨旋霽我憂如焚洪爐天地望霓望雲冀垂冥隲靡神不

舉觀仙遼窪龍靈攸處主張造化捴攬端倪環海成湫爾
安其棲興雲作雨神變不測油然沛然實在須刻旣居玆
土倘念我民赫赫厥靈盍訴彼旻令來太守卽汝主人闔
境民物依仰一身爾若有知誠豈不格牲醴載馨圭璧旣
卒蜿蜿頳鱗監此微忱吹噓密雲降以甘霖百畝優洽四
野回青趂期東作彦望西成先我一邑遂及八垓宇內生
靈鼓舞春臺龍德正中厥施斯普冥應孔昭永譽終古

牛滕峙站舍開基祭文

奕奕金剛在城之北山麓南馳結爲牛滕通道于東使星
絡繹以送以迎肩輿必出候望之際人或露宿十里五里

四無村落哀我役夫何處投宿其來已久爲弊茲邑太守有命肇營民宅倬彼山巔剏我蔀屋一年二年望其成聚將開厥基敢告神祗神之聽之以眷以佑勞來安集日增月滋沐風櫛雨人免其憂一隅棠城百靈呵護冠盖聯翩有蕩其道鷄鳴狗吠相聞達四神其永保俾無後灾一酌明薦庶幾格思

雜著

黑山日記

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夜政首擬掌令蒙占八日早朝出肅直房入診同爲入侍大司憲李彥衡大司諫沈頤之執義

李行源司諫李東顯持平李重馥詣臺同入大司憲遞差先退大司諫先爲合啓兩司傳啓訖大司諫略陳所懷仍爲避嫌　上命今日臺臣幷施削職之典皆退出矣九日特教掌令某黑島爲民持平李某楸島爲民有五倍道之命辭教極嚴分義惶悚蒼黃發行沈友衡仲借奴馬沈婿子厚備路費聞戚從李兼之先待於青坡以南大門作路兼之已往龍湖不得握別甚悵缺矣沈郎遂至西氷庫江上而告別正可謂黯然消魂矣當以果川作行而江水大漲浩無津涯前路素沙等大川無可通之勢下船於凍雀向昏而宿新院酒幕曉頭發行至板橋而馬蹄落鐵有難

前進仍朝飯而宿左賛家乃八月初一日也翌日午時當竹山大橋大水之餘石橋毀壞水且漲募得越川人而利涉秣馬於彌勒堂酒幕宿長楊申兄輝仲家初三日到鎭川邑内官吏李次傑挽行進飯主倅李宣白出見贐行夕時到梧根本家季兒以痢症呻吟長婦又有腫病諸孫兒皆有些少病戛憂撥以情理實難離捨而嚴程有不可遲滯初四日借楊生卜馬而發行長兒隨之太一驗金德老味三奴陪行到邑底本倅金復遠出見贐行秣馬鷄山驛村渡銅津而宿公州大橋酒幕隣村成生來見李承旨秀得伻問儘行初五日早朝到營底見趙承旨棗人憲付桂谷

書朝飯於酒幕掛馬鐵而有蹇病或騎或步到李臺弘稷家借馬至尼山而還之到沙橋得貰馬而乘暮到恩津道谷李戚家初六日楊生馬留置道谷以貰馬作行未及十里而雨秣馬於金剛酒幕冒雨作行到全州監營營底居文啓釆乃興德主人也本來饒居意謂有主接之道矣問于邑人則舊時家舍已爲放賣寓於他人之廊云艱辛招見則蕩敗無餘便作乞人十年之間世事若是大變推此言之非但下輩之貧富無常雖赫世權貴之家亦或有一時換面者物理何足預料也遂往西門外酒幕宗人仁培亦以謫行來留暫時接面而得一舍脫濕衣而留宿李大

諫基敬宗人在南門外而自黑島謫所出來未久故使長
兒往候其季氏燕岐基性來見方伯洪樂性伻問借轎馬
優給路費及行具長兒欲爲隨至黑島而非但行中添口
之無益家間病憂滿室不可不念故曉喩而與太一還送
別懷難抑初七日食後發行路傍蘇川有宋生遂大曾是
親舊人見之饋飯贐行宿泰仁邑酒幕與德倅吳濬根方
遞歸宿邑底伻問知其謫行之所由然後乘夜來見叙其
同鄕之意恨其歸橐枵然不得厚贐蓋曾經臺侍被謫之
人無論知與不知路傍守宰之隨力顧助自是古規而近
來守令之延接謫客或有現露生事之獘故人皆厭憚初

不相問雖相知之間先問罪名然後見之世道之難可勝歎哉八日秣馬於長城彌勒堂距蘆嶺下五里也蘆嶺峻急且險舍馬而徒流汗沾衣艱到山頂望見南天萬疊峰巒行路迷茫而北望京國五雲何處鄉山自此而漸遠罪累蹤跡不知止泊之所耿耿孤衷不覺哀淚之沾巾矣纔到酒幕命僕秣馬旅舍極其精灑行路初見遂解衣而臥適有一人行色藍縷形容困苦兩班之無依飄泊者也見吾之匹馬行裝頗有健羨之色余曰措大之身勢雖極窮困而東西南北任其所之不猶愈於吾之風霜顛沛不知死所乎其人顧而笑遂促裝宿長城邑內酒幕前正言柔

樂以耽羅謫行到此病情方苦云雖無面分窮途相問人情當然故往見之初九日曉發長城行至三十里長興倅李普溫方遞歸遇於道班荊而叙寒暄有鹽物秣馬於南倉而到羅州適値空官下人舉行之道或恐生事於渠輩殆同驅迫催行亦可見人心之不淑矣監營人馬已爲還送得貰馬發行時日將暮矣行至數里馬弱且惡幾乎落傷不得已暫住於路傍蝸屋使本官將校尹東一貰得他馬而來冒夜作行秣馬於馬雲牧酒幕而到潮落浦津頭初十日因夕潮乘船望見潮水瀰滿於天際諸島羅列於眼中招船人而問去路所歷諸島有日智島鴨海島蝦卬

島陸島多里島高崖島虛沙島草亂島紫雲島岩泰島八金島濕沙島安昌島鷲島朴伊島半月島珠島牛目島長山島上台島下台島下海島晚山島薪島大野島都楸島飛禽島水治島沙治島星峙島牛耳島黑山島凡三十餘島而其餘小小所見諸島不可盡記盖島之爲字從鳥從山諸島之列於浦口者或大或小如鳧如鴨太半鳥形所以島稱之者也黑山以西洪魚島又泰蛇島椵島乃彼國接界之地也所來之船乃小漁船也甚窄搓盪且有腥臭身甚不平平日炫輝之症恐懼之心欲發未發精神迷亂終不安定俄有一船來泊問之則乃安興鎭船也乃移其

船而乘之頗有廣濶安如平地遂泛于中流蘇仙赤壁賦所謂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者此也遂枕藉乎舟中順風西下夜將半而西風仄起水勢不順招舟子回船舟子忽大呼曰舟掛於岸而將傾入水矣舟中之人倉黃顚倒而下岸僅將卜物歩行數里許有人家問之則乃梅花島也喚主翁借屋而入時鷄初鳴矣主人進粟飯十一日因潮水發船午時下岩泰島乃羅州地也島人之護送罪人自有規例而所帶本州將校不無討食之弊村人各具一床進白飯有數品魚蝦而下輩則皆粟飯盖島中昨年飢荒滋甚今年

則雖免凶而新穀未登貧乏之方極云矣因以陸路作行或擔草轎或路險處步行至數十里岩泰島周回凡三十餘里人家連續櫛比皆爲殷富古有設置遣雲海府使之議而未果云盖設府於此島而以羅州諸島附焉則可爲關防之地而未知緣何故停止也遂就都將家而宿使將校先往促船於八金島十二日早發渡一津至八禽而朝飯發船到飛禽島而宿盖乘船凡三日也羅州將校之稱以水站傳食於諸島者於渠有利然島民弊端自古成謬例亦可歎也十三日早潮發船望見海門之近北無邊者乃去中原路也黑水西河可以達矣稍近南而有茫茫海門往

黑山路也諸島到此皆盡而水光接天望見天外有山突出乃牛耳島也自古罪人皆配此島而非眞黑山也黑山別將在於此島故通稱黑山而眞黑山則水路又將千餘里云矣是日風勢雖不惡亦不順波濤汯湧茫無津涯半日之間僅達牛耳望見山下村家人人出望想見久謫之人憂愁鬱悒而疑其謫客之又來欲聞世間之消息者也其情慽矣遂下船而主接於許姓人家盖此島據於大海之西所謂上山寔峯最高於諸島而向東開局山皆石角巉岩頗有明麗之態前有案山極其秀麗以防海口天所以別設一區以爲罪人福堂者也自古謫此者或有名賢

或有卿相迭相往來者無非京華之人由此而居民文物
異於諸島號稱半京可驗地理之鍾靈矣村家僅爲七十
餘户而但生利鮮少土地瘠薄居民之所以生活者只以
農作爲業而凶年頻數雖曰海島魚藿極貴決不可以樂
土言之矣至於風氣之惡雖異所聞而但三夏則瘴氣尤
甚或有不辨天地之時云矣今則秋風乍動天日明朗無
異陸地但蠅蚊之屬有所難堪矣十四日驗金告歸不與
羅州將校同行則必迷歸路故不得已發行付諸兒及從
弟書又因李正言奴付書於京中舍弟及沈郎到此窮途
遽爾作別豈有奴主貴賤之別乎步出津頭望見驗奴之

乘船鈌然之懷可勝言哉島中謫客通至四十餘人云而其中曾經臺侍者俞應敎彥鎬俞正言恒柱李正言範濟也俞學士曾與其仲氏彥鏞有雅分故往見而李臺雖與家季有面分方在荐棘出入非便不得見之明日乃秋夕名節故村人殺牛獻肉盖島中初無皮匠衆人并力搏椎或驅於絶壁而殺之雖出於不得已而亦可謂之異域矣十五日主人獻數器祭饌盖秋夕一歲之大名節也無論上下盛備酒饌以祭其先而島人風俗不如是或拘於貧之而無乃薄於報本之誠而然歟監營所送二石米羅州主人載船而來十六日所住處甚窄向東半間退軒朝陽

難堪使監考斫取數枝木以爲遮陽稍可容息矣島中無虎豹麀獐之屬羽翟之族只有烏鵲而鵲則報喜之鳥也烏則報凶之鳥也鵲爲烏所啄而絶無來集但羣烏亂啼聲若呼監考則必有謫客之來物類之無知亦有相應之理歟

海南日記

丙申九月十四日有海南縣勿限年定配之 命卽日發行到靑坡石隅酒店舍弟仲保沈郞子厚作別宗人光叔適來京中而與泮主人鄭漢龍告别於酒店向暮渡江宿僧房坪酒店路逢李生惟兼班荊數語而别十五日曉發

柳川朝飯宿振威邑內羅將池龍起追來十六日曉發成
歡宿天安酒店歷路見盆谷季婦而到酒店則查兄來坐
仲季兩兒亦自家鄉來而長兒則以求山之意往鎭川未
來悵然十七日還送季兒與仲兒及驗金發行到德坪縣
雨因朝飯冒雨而行暫入黔岩見外兄及諸從姪夕飯後
到錦江則長兒來候於津頭矣携入邑內酒店宿十八日
曉與長兒作別發行桂谷妹家不過二十里而未由相面
情理缺然使長兒往見傳此行消息抵尼城邑朝飯鄭寧
遠世桂曾有黑島同苦之誼聞此行消息備酒饌來見可
感到恩津道谷李鏡城本家見郎廳兄弟因留宿遺贐二

貫銅亦可感十九日到全州宿焉監司出巡未返無相通之道可歎監司卽李普行也二十日到泰仁而宿二十一日到井邑朝飯發行至興德因宿鄉廳及諸吏舊知之人皆來見遺贐異哉五六年內以謫行再入此邑也二十二日到茂長監司巡入此邑而亦無通知之路可歎二十三日到咸平而宿二十四日發行至務安二十里滯雨因宿亦舊知皆來見勸酒兼遺行饌二十五日到靈岩宿焉二十六日到海南配所入金巡將家有難便之端僅留一日二十八日夕移接于安戶房家此乃卽黃正言謫館也住接亦非偶然夕羅將告歸付東谷書二十九日閑坐無聊

尹友幼平見訪尹友本邑白蓮洞人也中年來寓於清州數年相從矣近來移寓於珎山而適來其從氏尹都事家專此來訪以叙舊日之情稍可慰遠客之懷矣十月初一日奴馬俱歸而驗奴曾於黑山之行往來服勤今且隨來而歸鈌然有不忍捨去之意非徒情理固然亦可見奴主之義重也初二日尹幼平來話而去此日乃方水洞外兄小朞也遙想千里之外心懷甚惡 此以下缺

附錄

行狀

公諱弘濟字元輔號栢峯姓李氏貫全義高麗翊贊功臣三重大匡太師封全山候謚聖節諱棹其鼻祖也自是達官聞人代不乏絕入 本朝有諱丘直户曹典書以原從勳 贈議政府參贊有諱貞幹至孝年八十為老萊戲以悅母 世宗聞其行特拜資憲大夫中樞院事 賜几杖御樂又手書家傳忠孝世守仁敬八字以褒美之後 賜謚孝靖孝靖有五子季曰士惠官靈巖郡守聘按廉使金公士廉之孫女因家于清州之梧根持身積學以光門户

至　宣祖朝有櫟翁諱英吉中進士値光海斁倫之時絶
意仕宦敎授不怠門徒七十餘人多有顯達者於公爲五
世祖高祖諱耆某年司馬某年文科歷春秋館記注官外
補海美縣監江原道都事曾祖諱命全宣敎郎祖諱駿翼
隱德不仕考諱宇鼎中樞府事妣晉州鄭氏鎭嬌女有婦
德公以　景廟壬寅四月四日生聰慧絶倫早有名譽
英祖癸酉中司馬試李氏嶌囂公與之同榜時人榮之翌
年甲戌文科例付假注書丁丑除　穆陵別檢自戊寅三
年之間歷成均典籍禮曹正郎兵曹佐郎春秋館記注官
宗廟署令興德縣監甲申拜司憲府掌令公曰職在言責

可以言而不言是負君也乃上疏請寢前大臣申益彬削職之 命而不見用公卽乞免不 許丁亥拜通禮院通禮己丑除江東縣監復以掌令承 召公又乞免兼請釐正祀典 上嘉納之壬辰拜司諫院正言公陳疏劾順天府使具采五務安縣監林鵬翰之貪贓又請正選擧不公之弊又論申致權朴宗彥搆揑反噬之罪並蒙 允又上疏勉進聖學兼論吉州牧使李邦鵬黃海兵使李國賢之濫酷又請文蔭武三窠均窠列邑 上優批 賜虎皮而敎曰體昔年不諱之意七月拜掌令 上詣昌德宮仍詣毓祥宮公與諸臺合啓皆被嚴譴竄絶島爲庶民公遂

有罪山島之命時以御樂不卽擧行掌樂正李晉圭甲山
投畀櫟泉宋公明欽以件 旨亦蒙削版甲午蒙放復叙
前職又疏論趙榮約不可不刋汰仕籍幷請其時檢擬銓
官尹得養不可不罷去 上疑其偏於黨論不 允丙申
元陵賓天 正宗嗣位公卽上疏極陳洪鳳漢罔赦之
罪又論趙榮約不可置於衣冠之列言甚切至蓋申前疏
未盡之意也 上震怒復有海南勿限年投畀之 命噫
上亦豈不知公言之公而爲慈宮地不得不如是爾或
者疑洪之罪不顧公之誅太過此不知公者也公之意蓋
曰借使當時謀陷 東宮不出其手及到不忍言之地無

一言救解果何心也獨不愧壺關三老茂乎位在大臣反不如高寢郎一言悟意乎是其心不過畏禍自爲身謀耳惡得無罪然則世之論公者誰敢爲不是也于斯時也公已老矣十年瘴海困亦甚矣乃衷然如在社席愛君憂國之心發於吟咏苟非所養有素烏可得乎其詩文豈是任意寫出不事雕琢故往往有不合作者體然皆有根本尤長於論說其排布力量多有人不及處豈可與尋常文人才士同日語哉甲辰八月始蒙 宥方擬大用竟以其年十一月卒明年乙巳葬于本郡機岩負酉之原配青松沈氏士人巠之女賢淑有女士之譽生三男一女三男皆通

德郎長寅喆次寅珏次寅彬女適青松沈在賢寅喆生二男一女寅珏生二男寅彬生一男一女煥培行烈淸風金孝淵妻長房出光培廷培二房出奎培星州玄永昇妻三房出嗚呼公學優而登仕輔弼之任指日可期乃以直言見忤終於微官惜哉余生長同鄕亦嘗聞公之名而不得詳其行今者公七世孫俊世持公遺稾及行錄來謁狀文公之本末於是乎可悉遂撮其槩書之如右云壬午二月日月城李鍾聞謹狀

墓碣銘

歷觀古史危忠苦節不在於貴戚大臣多出於庶官下僚

此千古志士所以於悒者也當升平之時富貴極一世苟
其所愛爵之賞之惟意所欲權傾人主及其有事雖全軀
保家是務置國家於相忘有人於此以直道而行不苟合
於人視爵祿如浮雲悅義理如芻豢故處下流而不怨被
斥逐而不悔由其所見明所守確也昔　元陵晚年倦勤
委任於時相專擅威福莫敢言者時柏峯李公以臺憲疏
叢之朝野肅然竟爲所中一謫于黑山島再謫于海南十
年瘴炎九死一生少不挫折處之恬如也　健陵甲辰秋
始宥朝野想望風采祈其進用而大有施措是年冬以疾
卒于家嗚呼命也夫天不欲平治而民蒙其澤耶公諱弘

濟字元輔柏峯其號姓李氏貫全義高麗開國功臣太師諱棹實其始祖自是世襲軒冕爲東方大姓有諱貞幹事我 英陵官至知中樞院以孝聞 上嘉之 賜詔旌之 賜謚孝靖高祖諱耆文科春秋館記注官外歷江原道都事曾祖諱命全宣敎郎祖諱駿翼有文章而不仕考諱字鼎僉知中樞府事妣晉州鄭氏諱鎭璹女也以 懿陵壬寅四月四日生公公天姿英俊才性穎發文藝夙就遊於場屋儕友皆推爲不及 元陵癸酉中司馬試甲戌擢文科例付假注書丁丑除 穆陵別檢戊寅陞成均館典籍己卯遷禮曹正郎庚辰移兵曹佐郎春秋館記注官辛

已外除興德縣監爲政廉明去後民見紀乙酉以司憲府
掌令召還明年補江東縣令治績如在興時丙申還拜掌
令自此拜掌令者十一其在憲府棘棘不阿遇事敢言不
彈强禦時相偏主黨論多悖義理公上疏極言其縱恣不
法狀忤旨遂遠竄黑山島纔有還言官猶連章搆捏又竄
海南十年鵬舍備嘗艱險公慷慨之氣不沮於窮阨之中
健陵甲辰 上察其直遂放還蓋將進用也八月才還
十一月十七日卒享年六十三葬于清州之北機岩負酉
之原配青松沈氏士人垩之女賢有德孝舅姑敬君子禮
無違焉有女士之譽葬祔公墓舉三男一女長男寅喆通

德郎次寅珽通德郎次寅彬通德郎女適青松沈在賢寅喆娶文化柳德由女生二男一女男煥培行烈女適清風金秊淵寅珽娶昌原黃懋女繼娶平壤趙氏女生二男光培廷培寅彬娶全州李大亨女生一男一女男基培女適星州玄永升曾玄以下煩不盡錄嗚呼公早年爲學文藝超衆以故先捷蓮榜繼登龍門進途將大闢必與世俛仰身致貴顯澤施當世固指顧間傾其高亢正直去就惟義是視見權臣之眩亂國是者欲斥之如鷹鸇之逐烏雀疏駁權貴不必回護以至流放竆海坎壈平生而不悔可謂古之遺直也歟賜環未幾天又奪之速古人所謂誰之不

如而不公卿者爲公準備語也又何豐其賦而嗇其壽如神龍瑞鳳之暫見而旋藏人所見者只其片鱗零毛欲以此而論公者不亦淺淺乎哉今來請銘者公之七世孫泰世也係之以銘曰威武不能屈所擇之精也顚沛不秪悔所守之貞也其身之阨其道之亨也嗚呼聞公之風者頑廉而懦立其智猶可追其勇不可及直道以行其誰敢適百世之下視此銘石戊寅八月日崇祿大夫判敦寧院事海平尹用求撰嘉善大夫前宗正院卿完山李明翔書

墓誌銘

故司憲府掌令柏峯李公　元陵名臣也忠言直節矯矯

著世垂于琬琰矣旣卒葬之百有餘年尚闕幽誌其七世
孫泰世使其族姪鍾萬訪余於萬山石木之居屬銘焉顧
此弇陋逡巡不敢泚筆者多月屢踵門而請益固不能孤
其意乃按而叙之曰公諱弘濟字元輔號栢峯全義人其
先麗朝開國勳太師謚聖節諱棹也圭組代襲爲東方大
姓入 本朝諱貞幹同中樞院天性至孝 英陵褒其行
賜几杖梨園風樂以設宴又以 御筆書家傳忠孝世
守仁敬八大字下之卒後 贈謚曰孝靖諱壬憲郡守卜
築于清州之梧根始此諱者文科春秋館記注官諱命全
宣教郎諱駿翼隱德不仕諱字鼎僉中樞公之高曾祖禰

也晉州鄭鎮璹其外王父也公生有異質自幼才諸通敏博學譟聲譽 元陵癸酉登蕊榜甲戌捷文科隸假注書除 穆陵別檢陞典籍歷禮兵曹正郎春秋館記注官又移兵曹正郎兼 宗廟署令出宰興德縣治聲大播甲申以掌令內移疏救臺臣削版之 命拜通禮院旋移掌令除江東縣監感惠并行頌溢閭境未幾又除掌令承 召樸被蕭然疏論 祀典釐正 上嘉納壬辰除正言 啓劾順天務安兩邑倅之貪暴極論選擧不公繼劾誣罔傾軋之人并蒙 允因勉聖學且劾吉州牧黃海兵使濫刑虐政之罪又請文蔭武通用除拜郡邑以弘志士之氣

上嘉之特 賜虎皮仍 教曰體昔年不諱之意公益感奮骨鯁自任知無不言言甚激切論趙榮約之刋沐銓官尹得養之檢擬循私 上疑其黨論久不 批答因此搆捏標榜朋比 上幸毓祥宮忽下 教曰廣孳之禁通清自柳子光始因 激怒却湯劑蔡濟恭等請進御 上曰予志已定若從卿等之請是子道不修仍叩閤曰蕩平猶屬第二件事千乘浮雲矣叱咤之聲四字謂之名流可乎諸臣皆免冠請罪 上感悟只 命臺臣李弘濟竄黑山島庶民蓋公積忤 上志故也聞者寃之 健陵改紀始放還叙前職公瘴海風霜摧折之中僅得生還而忠愛

之心恒結肝肺因言事疏論洪鳳漢兼劾趙榮約不可置道
諸衣冠之列辭旋理正 上欲慰慈宮不得已遂有公海
南限己身定配之 命甲辰蒙 賜環 上知公之忠道
將大用公遽以其年十一月十七日卒于家距其生 景
宗壬寅四月四日享年六拾參惜哉葬于淸州治北機岩
負酉之原齊青松沈氏巫女賢冠一族先公沒後合窆育
三男一女男寅喆寅廷寅彬皆通德郞青松沈在賢婿也
寅喆二男一女男煐培行烈女金孝淵寅廷二男光培廷
培寅彬一男一女男基培女玄永昇曾玄繁不記公生於
忠孝古家講劇義理已有所得且就學問而正焉直養爲

工出以事君言人所難言放逐於前沉埋於後平生所學
百不一施此千古志士之傷感慼蹇蹇匪躬之風鄕黨尚
有月旦霜臺必載遺直名不朽而日光玉潔矣又何憾焉
列宋名臣詩以銘曰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秋重如山
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壬午八月日嘉義大
夫吏曹參判兼弘文館副提學同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
館成均館事 奎章閣直提學 侍講院檢校輔德驪興
閔丙承撰

柏峯集卷之二

跋

全城氏中葉之盛栢峯李公肖直能文辭以諫臣風聞朝野没而有稿在焉幾二百年其後承將謀掃塵而登梓齋斷爛巾笥之藏謁惺菴宋丈文于鳳館講舍而得校攷訂正刪梓爲略干弓弁以冠首人家明仁志事於斯至矣曰其任寫人登會委見余囑以卷尾語余惛耄以辭謝然亦得叅玩其疏本諷詠其詩什忠君愛國之心九死靡悔之志何其彷髴於坡翁之鐵心石膓屈子之憂愁離騷也蓋公以 元陵文臣遭遇聖明職縻華顯外歷專城內掌臺憲豸冠鶚立不畏强禦而彈劾權貴反爲所忤十年南荒

賦鵩而還朝陽鳴鳳彩于封章藍關暮雪發於咏懷者自不禁焯然丹心一直炳而已然則是集之美如崑岡之片玉愈珍久後祀櫛若滄海之沉珠復出豈惟子孫讀之止作青氈而敬守也使當公世遠播爲人臣之寶鑑也明矣

辛巳閏六月日平陽朴魯重跋

事有幸而爲不幸者有不幸而爲幸者然君子當論其命義不問其幸不幸也吾傍六世祖栢峯公姿禀既異孝弟行於家矣黽勉於功令之文幼而孜孜壯而大闡歷敭內外牛刃恢恢及掌臺憲士望藹然人皆以爲幸而望其大用公則曰得之不得有命存焉至於激濁揚清之際遇剛

不吐鷹鸇之志不必趦趄竟爲權貴所中十年瘴海備嘗百謫風波人以不幸吊之公則曰義之所在不敢不安公之一生所爲無愧於心者故以幸付於命以不幸付於義豈非身困而道亨者也邪平日著述諷詠甚富麗而不彰時收弆至七世孫俊世始胠篋則斷爛散帙百不存一乃就宋斯文惺菴丈謀所以存刪証校而余亦裒纂次爲謄之役經幾朔而脫藁總二局行將付諸手民爲子孫共守計或者天悶其久屈于前而欲伸于後藉此而得公諸世使公之事蹟文字盡爲顯揚則世之可以言而不言使姦侫得志不可以言而言使忠良見害而身爲鬼蜮者見此

則其骨不覺其已寒矣其爲幸豈少乎哉辛巳流火月朏

日傍裔登魯謹識

爲人臣而正直盡忠自古難矣正直則不動於禍福不動

於禍福則可以伏節死義有伏節死義之心然後可以爲

社稷之臣此漢武所以特許之於汲長孺而於弘青輩不

數焉嗚呼若我栢峯公者所謂有伏節死義之心可以爲

社稷之臣者非耶蓋洪鳳漢之惡浮於憲葊始之尙禧輩

釀成壬午大變終之其弟獜漢之沮遏乙未大策也皆爲

之窩主相簡恒烈之脅威恐喝亦罔非其使嗾而在廷諸

臣懼其威焰噤不敢一言公以章布徵班上章請討至再

至三竟被反噬十載瘴海九死靡挫不有伏節死義之忠而能若是乎我　正廟晚年社稷之重必有所恃而天遽奪之甚可惜也雖然君子貴得正而斃焉公爲臣盡忠旣得其正其壽不壽於公何憾獨其忠言讜論發於章奏可以爲後世人臣之法者今皆亡失僅蒐集止二弓又可惜也然一臠足以知全鼎奚求乎多哉辛巳八月日族后孫鍾萬謹識

疾風知勁草歲寒知松柏之後凋非獨物也惟人也亦然蓋昇平無事之際則君子小人無以別惟疑危不安之時則君子能自守其介而不奪小人則朝四暮三變態無常

矣以吾族祖考柏峯公之事觀之豈不信矣乎公當 元
陵之際宵小滿朝幻弄國權而公抗諫不已至再至三以
故大與時忤三年放逐黑島之日月漠然九載轉流海南
之風波遯矣然則其間所經歷果何如哉然其剛正孤高
之節終始不渝此非所謂疾風勁草歲寒松柏者耶歲月
浸久公之遺稿入於蠹魚所傷虫鼠所敗餘存者無幾矣
公之七世孫俊世懼其先集之湮沒無傳故採掇爲二冊
將付活字以壽其傳要不佞而識之履雖無似欽仰公之
遺風又重俊世之適追先德於是乎書壬午二月日族后
孫根履謹識

祖先有懿行偉德而使之湮沒無聞於後則是乃子孫之大罪也觀曾夫子數西河氏可以鑑矣我七世祖柏峯公之精忠孤節已悉於諸賢之闡幽不必疊床而其章奏之班班可以爲後世人臣之法者寥寥任之虫鼠所噬爾來百有餘載則玆豈非我子孫之大罪不惟不免於曾夫子之誅抑吾祖在天之靈其肯曰有後哉不肖兄弟爲是之懼久矣而恒以事鉅力綿中夜飮泣者非一二數焉乃者家弟俊世惕然奮發搜輯斷爛族叔登魯氏亦樂爲之相役幸得二冊誠不無千百十一之憾而一文足徵全豹凡我後孫庶可以知之矣壬午二月日七世孫泰世謹識